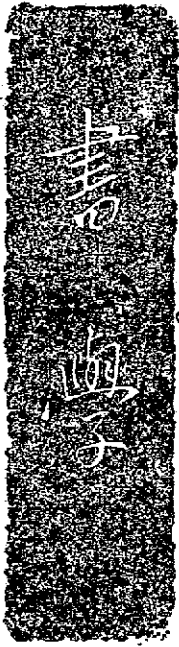


月刊一
詩交換

第一期



中國書學研究會編
文信書局 印行

學書經驗談	會慶川
八庶論書	錦江
題十七帖	潘伯鷹
與吳我生兄論書	張宗祥
題詞(一)	許世英
題詞(二)	陳匪石
題詞(三)	商衍鑾
函札	方治
論書法復學生某	王東培
與沈子善論書	商衍鑾
與沈子善論書	張宗祥
與沈子善論書	柯進桂
與沈子善論書	柯瑛
中國書學論文索引	
中國書學研究會研究計劃大綱	
小學寫字教材教法實驗研究計劃草案	
中國書學研究會成立記	
中國書學研究會近訊	
書家逸事(補白)	
編後記	

執筆五字法

摩用大指押食指中鉤名格
指推再摩外押嵌已牢鉤記
格抵執乃死上所視各盡職
永不轉動成一體五指包管
掌自虛掌堅實平時自起
肘起掌虛臂自活隨已左右
運不已提管高值擇其宜端
正款斜唯所使按提使轉管
出力指但司執而已矣

發刊詞



書契之興，人文肇始，刀斧器品，記往知來，固以著明萬事，賴僅結姓名已哉！故六藝之教，書與禮樂同科，一統之世，文與倫勅必一，是以開篇覽古，則千載共瞻，削簡傳今，則萬里如面，自商甲周金以降，雖齊言楚諍之殊，華夏文明，歸延無間，要不能不歸功于書學也。西京之試學，僅諷繪書九千字，課以八體，而舉劾不正，故書為五，悚懼實切，雖曰小書，實亦文教之本也。夫依類象形，結體成字，盡書鳥篆，方圓詰詘，柔輪在手，天趣橫逸，豈直橫平。自其楷則，龍跳虎臥，亦見精能，書之為藝，固足以悅性情，資好尚也。所以隸山之石刻猶存，太學之經文是正，觀一時之體勢，可以識其政俗之隆污，垂百世之典章，必有待于英賢之墨。歟。南朝文勝，故流美之筆多，北方之強，則雄肆之風盛，北碑南帖，抑亦自然之風會矣。有唐之世，最重書法，義獻殘箋，寶于球璧，購求之急，同夫漢世之供經。博士設官，歐虞並領，書判之試，出于河間之對策。好之者多，習之者衆。雖復華常經生，抄綴梵筌，亦居然存鍾張之意，窺篆籀之遺。風尚所趨，被於海外，高夷華服，亦解擗觚，今戴滄堂帖中花之寺詩，尙是彼土之遺跡也。文化之隆，書翰

亦美，升降之間，通於政教矣。至於時和氣潤，神情務閒。染翰臨池，紙墨相發，斯亦藝林之樂事。文苑之優游，而心正筆正，誠懸以之諷諫，屬稟楷書，涑水著其不苟，又足以垂養正之規，見臨事之敬也。乃若草書之作，用簡代繁，然古人每言匆匆不暇草書，過庭亦云，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縱橫之中，矩矱未失，是知理法之外，別無權奇，素怪旭顛，難喻軌範，奔雷墜石，雖險急之勢多，鑄鐵藏鋒，究端凝之體在。豈如劉寄奴縱筆作大字，斛律金暨雙鵝署名哉？顧筆法之工，多從頓悟，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運腕執筆之方，胸紙鼠毫之美，言之者雖多，知之者蓋少，獨得之祕，與人俱遠，後生有索途之艱，來學絕繼武所自，通人之病，不示金針，其可惜者一也。又晚近蠻行之書，不便柔翰，懷錮握槩，筆札用稀，於是不作楷不真，行草無法，春蛇秋蚓，劣若塗鴉，亥豕魯魚，同指瓶，書以達意，仍察而難知，久以象形，則視未可識，書道將絕，書學失傳，其可憫者二也。中國書學會懼斯文之或喪，救藝事於已衰，將欲明書體之沿革，廣法乳之流傳，爰有刊行書學雜誌之舉，示來學以坦途，論昔賢之得失，庶幾宗風復振，紹義之前徽，天骨開張，作斯冰之後勁，煥奪其有文章，大匠示之規矩。余留心入法，曾成檢字之篇，希述三唐，冀觀法書之盛，用陳崖略，以當弁言。

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敘

于右任

廣草書於天下，以求制作之便稱，並文化之功能，余懷此志久矣！

世界各國，印刷用楷，書寫用草，幾成通例。革命國家，尤孜孜於草書之改善，非徒節省國民時間，實以助萬事之自進也。漢字草書之組織，至精極美，其簡易復倍進行楷，民族利器，置而不用，文人偶習，僅同別體，計其制用之效，豈非社會進步之一大憾歟？

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書寫之難易，關於人文之進展者至大。秦漢之際，吾國草書兆興，嗣分三派，曰章今狂；章草如鼎如彝，唯供陳列，昔以一字萬同自標者，終有法而不能守；今狂未流，其弊滋大，以連綿取異，以詭怪鳴高，技巧徒增，實用轉望！尤可惜者，漢章魏文，詔令草書言事，而宋高宗手書額寶，明萬曆時特頒草韻辨體，提倡者用國家無上之力，終難深入民間，此何故歟？客觀之原則不足，未能盡天下之美，故不能滿天下之望也！

余不自揆，竊綜古今合法，融名賢手澤，擇選善最，以建立草書之標準，因揭四端：曰易識，曰易寫，曰準確，曰美觀。字無論其爲篆爲今爲狂，人無論其爲隱爲顯，物無論其爲紙帛爲竹木爲磚石，苟符此旨，卽行採從，以衆人之所欣賞者，還供衆人之用，此無平乎，無能易者乎？

昔者由來草書家，率有千文傳世，蓋常用之字，大半已具。草法既立，觸類易通。茲編所輯，此物此志。附加說明之期在實用，而草書符號之建立，經歷代無數聖賢之演進，至今日偶加整理，竟成太艱，吾人所講草書有較理想者，至此於平易中得之矣！若夫好學之士，復有意於美藝者，則章今狂等名帖猶存，以性之所近，自爲研

轉可也。

余除奉學外，海日樓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筆。奉使學者，或識或習，日課一十字，初中畢業，自能貫徹使用。字法之問，國中普及矣。其補益大事，未必非淺鮮也。

國事萎靡，玩物為罪，近年每逢夏令，脚疾即發，榜牀日月，視息難安，因思以未盡之年，致可學之力，雖千餘年素亂之筆，狂草知微，初恐不勝。幸賴諸同人之力，成此範本，範本者，每本也。後之學人，時年而功倍矣。願有知朝，匡其闕失，庶幾端始，以起來者。

中國書學研究會刊行雜誌題詞

書列六藝

中古所珍

誕嬪為象

介乎周秦

漢隸端重

魏晉楷因

剛柔轉扭

潛運功神

內方外圓

罕與之倫

降逮唐宋

日異月新

運筆二妙

毫鋪鋒隱

勢逆以入

意平而伸

闔關頓挫

存乎其人

參參古藝

星燦凌晨

保存提倡

諸老傳薪

願宏講貫

普遍同塵

登峯造極

百世咸遵

許世英題

龔秋穰元明以來書法評傳墨蹟大觀跋

歐陽竟無遺著

人以作聖爲充量，水以觀海爲充量，書法以兩漢分隸李斯史籀爲其基，而遷輯陶融於商周之鐘鼎盤彝爲充量。蓋眞草無異分隸，卽亦無異篆隸，非形格之不分，而氣勢韻味與夫筆法運用之無別，故充量之說可得而言。右軍見受禪華嶽，慨學衛從舞，空林中諸秘，中州衆碑，始造詣殊特，蔽虧乎八角垂芒幾駕而上之。此自是南帖之祖，已具嶽瀛流而後藝漸絕也。眞書斷自中郎太傅，過則禁諫，量已難隱，而况乎葉北朝諸碑而專事江左帖者哉。永嘉渡後，江山異趣，烏衣子弟，瀟酒風流，天時地勢人事，固應有一段新蘊結垂顯藝林。然澤國之氣柔，耽逸之風極，播地之膏膏，長此千年，積盡積存，亦何取哉。晉書以疏冷勝，唐宋失之繁嚴，姑置不論，論元明清。右軍大令之風，宛延至於海嶽，吳興遠得其傳，而高齋積學，遂一躍而入晉侶，張幟數百年，迨乎香光，亦由米入，而瀟逸古秀，純任自然，取迥獨殊，蒼松雪席。清帝愛媚，得天石庵諸家，出入顏米，而莫不以玄宰成。趙孟頫者，驅策駭汗數百載人才，俾不出雷池一步地，狠俗委靡無一毫丈夫氣，雖有片長，誠不足觀矣。吳安吳輩，能兼兼益，然剛健篤實光輝，殊難夢想，猶是力靡無能樹幟者，何也。不充其量，其階翰墨，有以致其死命者在也。中多豪傑，不無懸想，願繁不出湯沐鉅鎔，轅不過婁壽曹全，猛龍敬區，視爲峯巒，則亦何充量之足云哉。龔秋穰完白，天縱殊資，甘苦八年，大類禹跡，直追秦漢矣，而剛健不克光輝，變耗殊少，風雲者，適量之否元，而取資之末弘歟。近時有龔君秋穰，聞其於書法致力垂數十年，周君邦濤持其所著，弗明以來書法表師評傳及其墨蹟大觀一書見示，觀其論斷，融儀徵安吳南海諸說而不局於一隅，於死揭變重而

柳松雪，於明推南宮枝指，而不重香光一於清則以懷寧涇縣并爲一談，而猶不重乎得天張谷，眼光識力，迥出尋常。蓋其三部敘述諸名大家，搜羅既富，摘別亦精，藝苑精華，一覽既備，創作也，切作也，亦無背乎充量之說也。嗟乎，河山破碎，強勝縱橫，民氣不揚，國魂安傳，豐腴柔媚，鞭骨之鳴，鐵石冰霜，強狠之鍛，要使耳濡目染，意匠營營，無不皆盡，時滯停而絕盡，山溫水軟，然後斯民浩氣勃然，而沛然盛也。是故經必孟子，史必篤遷，文必昌黎，詩必少陵，詞必稼軒，而字必分篆者，胥作氣之資糧也。卓哉聖君，其極必基於一統乎，若是誠先民是程，而大猷是經乎。

中國書學研究會刊行雜誌題詞

上起結繩，下逮今隸，斐變其形，慮求於義，窮委溯源，體物采志。

天下同文，是曰正字。

陳匪石題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墨蹟大觀分卷緒言

龔秋稷

全書分八卷：一、近代書法中興三大家論書；二、元代諸家；三、明初及中華諸家；四、明季諸家；五、清初諸家；六、清中葉諸家上；七、清中葉諸家下；八、清季諸家；都四十餘萬言。

卷一 近代書法中興三大家論書

阮元學經室論書

包世臣安吳論書

康有為書鏡原名廣藝舟雙楫

書自篆籀演進為分隸，以筆毛之通用為樞紐。自分隸演進為正行草書，以紙竹木之通用為樞紐。古體書不具論，論今體書。自漢末以來二千年間，勃興於魏晉而大盛於李唐。前者既攝秦漢篆分之精華入於真行草，後者尤集漢魏兩晉南北朝書之大成焉。趙宋以降，困於閣帖，專主晉唐，歷元明而至清初，其敝遂甚，以帖括取士，一時朝野復趨於趨重，其敝遂甚。窮極斯變已。及於乾嘉之世，士畏文字繁禍，一時學術變而考古，究心隸篆，金石之學稱盛，書法中興，乘是啟矣。於時儀徵阮氏，首倡南北書派北碑南帖之論，由摭史雜聞以籌漢魏以來書體書法變遷之跡，揭帖學之欠歛，明隸古之當法。溧縣包氏繼之，創明北朝書派，溯源窮流，立碑隸鐘銘結字諸要訣，蓋為安吳論書。百年以來，學子競相師法，創字之廣，莫或與儔。迨乎晚近，甯南梅康氏更發阮包氏之說為書鏡原名廣藝舟雙楫，定漢魏為專宗，毀閣帖之弊學。雖草唐諸說，或不致過偏。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墨蹟大觀分卷緒言

而魯碑之風，實已廣播於海內外。所謂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而寫魏體。陳氏言：「不其盛歟。余以續字之
 法，仍宜不遺晉唐，而用筆之要，最當取徑分篆。三家論書，實為近代書法中與所繫，所以沿溯後學，蓋罕為者
 本，爰錄其說，著於篇首，以供覽者之參考焉。」
阮書探隱進齋叢書本，兼採賓州本，及通行
 本，康書金探家刻本及書鏡本，阮論由集題錄，包書照把進齋本全錄。

中國書學研究會刊行雜誌題詞

將以理羣類解謬
 饒曉學者達神情

商衍鑒題

此有以作字爲藝術者。推中國爲然。日本朝鮮皆學我書也。

說文序釋文字之定義曰：倉頡之始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此在大徐本。段茂堂據左傳正義，補曰：文者物象之本，一旬。是知文與字爲對稱之稱。單體爲文，複體爲字。此在河朔也。

文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畫之形體於前古之世，故曰著。書者亦從著相訓也。書注文字形體之表現，故其義爲著。而以各種抽象之點畫，以律節其書，著也。從律者聲。律之所以書也。即筆之初字。古作勹，象手持筆之形。以手持筆，表現

中國書學史緒論

所以代刀，此大誤也。中國先民之用筆，實早於用刀。其起源當溯之有史以前。晚近三十年來，中國本部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極多，臨海路與築時，歐人安特生首先於河南仰韶村，發現新石器時代遺物，世人稱之為仰韶文化。其後甘肅洮河沿岸，遼寧錦西之沙鍋屯，山西之萬泉，浙江之杭州，皆得多量遺物。往昔西方學者言中國無新石器時代文化，今乃認知其有，且分布之廣，遍及中原南北諸地，所得多為兵器與陶器，今就其陶器言之，彩瓶甚多，有彩與不彩二類。其彩者以赤黑白三色繪為種種之花紋。骨董家所謂三彩瓶是也。此類彩瓶上之花紋組織，已頗複雜，可稱為其進步之圖案畫。然遍觀各器，終不見有可認為文字之痕跡。足證中國文字之產生，實後於圖畫，而其花紋之形成，非雕刻，非範印，實由彩畫而成。其彩之工與圖畫可推定為獸毛之筆無疑。史言蒙恬始造筆，於此正其謬。所謂恬筆，至多其可目為一種改造進步者耳。且用筆之範圍，遠較用刀為廣。殷契文字，雖出切割，然三代文字之存留迄今者，甲骨而外，其大部皆為銅器。銅器款識，有鑄款，有鐫款。鑄款用刃於器成後為之，為數極少，且率於晚周見之。此外多為鐫款。鑄款用範，亦必若書字而後製模，鑄既成，遂繪有紋款於米山房吉金圖，說之頗精。則亦用筆書者也。考王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給六而戒規。鄭注云：今之書刀，蘇云：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造法也。是說非也。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為春秋，筆削筆，削則削，削筆為對，筆以書字，削以滅字，起用簡牘，書字以筆，有誤則以削滅之，削非刻字之器也。漢人仍用本簡，再施筆削，故鄭以今之書刀為釋耳。古筆如阿，冷無所知。近津葉敬士朋義士於殷墟得古玉若箸形，上鈍下銳，長四五寸，云是殷筆，然未敢深信。古文有削，其頭特豐，略可想見之。至我國古筆之存於今世者，疑推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之唐筆為最早，然一千九百三十一年春季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貝格滿，於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之穆兒倍而地方，發見漢代木簡，其中雜有筆，完好如故，其筒以木為之，端斫為四，納頭其中，而纏以帛，以漆塗之。得筆之地，在索果淖爾之南，即古之居延海，為漢人屯戍地，故此筆今人名之為漢居延筆，此筆特性如何，未得一試，然觀

造鍾沐簡中漢人書跡，一字中有畫細如絲髮，而其末筆之波，忽粗如小指者，可推知其所用之筆，彈性極富，故鍾蒙抽鋒，隨意收縱，不虞漏灑，其材必妥馴之屬。始有此妙。羊毛軟弱，非所敢望。齊民要術言：「梓柱用藥，羊毛爲被，仍以兔爲主功，蓋吾無純用羊毛爲筆者也。」

今嘗論書畫之關係，書者以內心之情緒與理想，爲空閒之表現，在造形藝術中，固與圖畫有不可分之關係。且最古銅器中所留之純象形文字，亦竟與圖畫無別。然若將中國全部文字，皆以象形文字自定，則書未敢獨同，蓋最古與圖畫無別之純象形文字，有形義而無聲音，目可識而口不可讀，故尚不可謂爲真正文字。故知中國文字純用象形，僅爲文字胚胎之期，此形體表示動作，故與圖畫全同，而一切動詞，尙未能離去此形體而成獨立。刻有此種文字之銅器，吾輩姑可目爲屬於夏代者。降及安陽所出之殷契文字，已去象形久矣。後大類別成熟之文字，而有六書之自，象形字在景的方面，僅居六分之一。就許書觀之，最多爲形聲字，象形字極鮮，故知中國文字，簡直聲不重形，筆乳相生者，非形也，聲也。以形音，象形遺跡於篆文中尙可見之。由篆變隸，由隸變草，則幾並象形痕跡亦不可尋。今之文字，實皆抽象之符號所構成，以點畫爲素，而爲各種之排列，利用其結構之疏密，點畫之輕重，行筆之緩急，以表現作者之心情。吾嘗謂中國書與畫二者同源而異流，進言之，則二者構成之基本因素，同爲點畫之使用，故可言中國作畫如作字，非作字如作畫也。以抽象線條，集合成實體之理想者爲作畫，以抽象線條，集合成抽象之理想者爲作字。書畫同源，在乎用筆。此說唐人張彥遠已發之矣。書之表現，既爲抽象的，而非具體的，則與其謂書同於圖畫，毋寧謂書同於音樂。書之與樂，可謂皆以抽象的符號爲基本因素者，惟音樂爲時間上之抽象藝術，而書爲空間上之抽象藝術，進言之，書者，無聲之音樂，以空間上之符號，說明其內心之律動者也。

以書之前身爲畫，又同主用筆，故中國書家多能畫，畫家亦多能書。南齊謝赫論畫，首創六法之說，曰：「白氣韻生動，白骨法用筆，曰應物象形，曰隨類賦形，曰經營位置，曰傳模移寫，此六書當分別言也。」首條氣韻二

字，解釋極夥。古人篇翰中風言氣者，皆不能有共同定義，因所指不同，故界說亦異。吾謂六法中所言氣韻，乃是藝術品本身所給予觀者之一種力量。故氣韻不可就局部而言，應就整體而言。生動云者，固僅本實質不能動，然須於不能動的本身中，現出動能與力量，使空間的化為時間的，故以生動為貴耳。次言骨法用筆，此言作畫之輪廓，或讀此語誤為骨法與用筆，以為二事對舉，一字之失，懸以千里。此當讀為骨法的用筆。即今人所稱線條者也。次言墨形類應物，賦彩須隨類，皆兼指者。此二事者就局部而言之。次言經營位置，則指全畫之結構。次言傳模移寫，則言學古為動者。六法第一事生於畫成之後，第六事主於積畫材，皆不在作畫過程中。作畫過程中可言者但三事，一為骨法用筆，二為墨形賦彩，三為經營位置。書畫相通，則骨法用筆，即畫之用筆也。墨形賦彩，即畫之結構也。經營位置，即畫布白也。此三者後當詳論之。

歷史為時期之進行，相續無間，不可分割，若江河之長流，萬古如一者也。論史者每劃為若干時代以觀其斷面，此空弔上事，非與歷史性如是。歷史實為一不能斷截之整體。斷代論史，指出於人為之假定標準，以概於探檢某一段落中之特徵，此在今日，已為史學界之習慣方式，然言書學史，亦沿用此法。

歷史之進展，時時有起伏，而非平面的，其起伏之最顯著，即稱成某一時代中之特徵。論書者當求唐楷晉帖，此即時代之謂。遺碑雖存，然唐前也已早樹其基礎，其後則又漸趨衰落，晉帖亦然。然唐碑晉帖，解及此前後者，即據其起伏之最高度言之耳。

人類文化，在現時狀中，有一事變化，則其他事物，亦隨之俱變，如瑞士並進者然。聲語氣候既經順序推遷，萬象亦同生代謝。宋玉疏辨言：悲者秋之端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操練兮澁在進行。六登山臨水，俯仰游歸，教養冷天而氣清，微響兮救澗而水清。因秋氣來人間，而草木變衰，而天高氣清，而收涼水清，各種現象，相聯帶出，所謂一葉落而知秋。人類文化，亦復如是。文化為人類生活全部之反應，生活最繁之時代，一旦有變，則文化全部，亦因之俱變。吾輩精治文學史者，不為僅就文學本身之變遷言之，一時代之文化

學，實與一時代之思想、音樂、圖畫、雕刻、建築等類，有不可分立之勢。蓋諸種變遷，皆同時起者，惟書亦然。故治文學或藝術歷史者，實當觀察人類全部之文化，非可株守一隅以自足也。

三代文字，最早爲方筆，由方筆流而爲圓筆，此書體之異也。夏商及西周初爲方筆，西周中葉以下爲圓筆，此書體之可以顯示時代性者也。然三代鼎彝，不備有文字，且兼有花紋，而一時代中之文字變化，常與其同時存在之花紋變化相應。方筆器上之花紋極細密的而以雷紋爲基礎，圓筆器上之花紋極粗疏，而以環紋爲基礎，蓋粗疏之環紋，吾輩可認爲由細密的雷紋之嚴重壓迫中解放而出者，其同時之書體亦然。此說詳見拙著古文變遷論。（中大文藝叢刊第一期）又自漢迄晉之書體，亦可爲例。漢代碑刻多八分書，江左則碑少帖多，傳留至今者，草書特盛。王氏父子，卽代表此新時代者。漢崇儒術，重現實肯定人生，八分書體，轉換分明，銘彝畢張，此卽表現漢代思想之實質性。晉人尚玄學，草書乃書中之最抽象者，可從點畫間味得玄理之超妙。歷代名畫記載獻之作一筆畫，則又超妙之極域矣。又漢代文學，多寫人事，其時圖畫，亦專以人物爲對象。至晉而山水文學始盛，山水畫亦實起是時。戴逵父子，顧愷之、宗炳，皆此畫之先驅也。顧畫存于今世者，祇洛神圖及女史箴，其畫雖不敢言真出親手，然亦出齊梁或唐人之傳模，女史箴中有一節，畫賈大夫如皋射雉事，寫雉飛翻，賈大夫滿弓欲發，其上有高山崔嵬，林木叢茂，此在今日可言爲中國山水畫之祖。此由漢末大亂，備術對於社會，失其支配權威。建安以來，思想所趨，去儒入道。世人乃厭棄人事，讚美自然，渡江後此風益熾，故時畫取材，人事外乃以自然物爲對象，而橫山範水，成一新風氣矣。談藝者謂晉人畫有逸氣，逸者，逸於人事之韻賦。更有一小事足資比較，漢代石畫，若武梁祠畫像之類，其寫人衣帶，皆直垂無變化，此亦足證其與漢代思想之實質性相一致，女史箴寫人衣帶，則翻反飄舉，用筆如草書，此可謂爲玄風所吹起者也。降觀唐宋，其變異亦可略言。唐人治經，嚴主名物訓詁，其說疏繁博，其畫尙碑，碑之文體多茂密，碑飾鏤刻工緻，畫碑之用真書者，楷則極精，其畫風亦多精密，富寫實性，此數事實一貫。宋代則治經喜新理，書畫簡拙，文

隨厥密尚疏，寫實之責，自爲院工。士大夫工績事者，轉以簡易抽象爲貴，而米家雲山，東坡湖州墨竹，楊補之墨梅，應運而生，此數事亦一貫也。

各種藝術，在歷史上固各有其時代之演變，然自實際論之，則吾輩在今日得言各藝術之時代性者何者？其所據之物證，實至薄弱。蓋以時間推進，各藝術品本身之喪失，與日俱增，幸存迄今者，爲數無幾，猶之言文學史者，每歎隋志所載由漢至隋之別集，約四百餘種，而今人得見者，竟不及十種也。茲分別論之。

建築 中國建築，不如西方之可持久，若埃及，若希臘，皆有數千年前之建築遺留至今，殷周之明堂靈臺，固無寸址可尋，卽秦漢之阿房未央，吾嘗弔其故墟，亦惟見荒煙蔓草耳。誇中國最偉大之古建築物者，皆推萬里長城，以爲建於秦始皇時，實則今之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迄嘉峪關，皆明初防蒙古所造之邊牆。秦之長城，其地蓋尙遠在明城之北數千百里。蓋以磚造城，其起甚遲，今之北平城爲明太宗永樂中所造，元時北平之大都城，尙用土築，其材取之涿州，此事詳見繆氏藝風堂文集遼金元明京城考。赫連勃勃在河套造統萬城，蒸土築之，雖入一寸，便殺築者。蒸土恐係以土和他物爲之，若後人之參糯米。又今洛陽以西，築城尙多用土，旅行西北者猶可時時見之。今之所謂臺城，人以爲卽梁武餓死其下者，實非也，此爲明初築南京城時鑄出之一段。以磚築城，當始於宋，以之築室，當廣於明，平時所見漢晉古碑，大率皆冢墓中物耳。中國建築，所以不能持久者實以取材多爲土木，土則畏水，木則畏火，偶值驟變，則千門萬戶之觀，一旦悉爲灰塵，言建築史者，僅能於古圖畫中想見之耳。現存建築之較古者，當屬石闕及塔。如河南嵩山之太室少室二闕，川西之高頤馮煥諸闕，並出漢代。塔之最早者，蓋起三國亦烏，北朝及唐，亦多有存者。近如栖霞之隋塔，牛首東山之晚唐塔，皆未全毀，若靈谷寺中之無量殿，世以爲梁代物，實不過明仿印度所製而已，塔製出自印度，佛寺造石室，其製亦然。石窟之古者，見於甘肅之邠州及敦煌，山西之大同雲岡，河南之洛陽龍門，其時代最先者，出於元魏，實皆取法印度，今孟買東北安疆達之大石窟，規模宏鉅，可資參較。此數者以取材料於磚於石，故保存

特次。

雕刻 中國之雕刻，實遜遠西，立體者尤甚，此無可諱言者。諸鼎彝或碑碣，其文飾多爲浮雕或半立體式者，右來圓雕絕少，最近發見者如殷虛之石人殘像，及石刻鸕鷀，與所謂石髮髻耳。人體雕刻在中國古代，殊不發達，漢代石刻，多屬浮雕，其圖雕之著者，如陝西興平霍去病墓前之石馬，曲阜製相園，及河南嵩岳廟前之石人，皆顯大身小，風度兼有雄厚與古拙之二方面，此皆中土自創，未受外來影響者。漢以後佛教輸入，而造像之風頓盛，其作品皆屬宗教範圍，其極盛之第一期，自推元魏初年都大同時所造之雲岡石窟諸像，其藝術作風，來自北印度，屬健陀羅式，氣象明朗，多人世意味，是爲在中國東西（印度希臘）兩派藝術之第一次結合。龍門魏造像較晚，多出太和遷洛前後，則中國作風較多。造像之風，唐後漸衰，入宋則東西交通阻絕，其有作者，率爲華風，如河南鞏縣北宋諸陵前之石人獸，古拙略如漢雕，而雄偉之氣又失矣。諸造像之材，雖以石製，然歷代殘毀亦至多，如栖霞諸刻，多出齊梁，可謂南朝造像最富之區，其可寶尤甚。然除一二大佛外，其餘千百石像，悉喪其元。而近時南北估人，又盜販不絕，小者運軀，大者斷首，盡付外舶，項背相望，不及百年，恐無一完像矣。

塑像 六朝以前，鮮有人道此，至唐而盛。唐人並稱吳畫楊塑，塑材取之土木，故亦不能歷久。楊塑當時享大名，今已不可見，蘇州角直鎮有楊塑羅漢像爲世所稱，然此塑除背景外，其諸像本身歷經改飾，已無由窺其真面。長安城南大興善寺，爲玄奘法師翻經處，其山門有四天王像，略大於人，奕奕如生，唐風不遠。城中臥龍寺神像，則身首比例失調，恐出宋塑。塑像之風，至元又昌，有所謂劉蘭塑者，今其遺韻，尙保存於華北各地，故今日以塑技言，實北勝於南，至少可於像之身首大小調和上見之，據虞道園文集言，劉塑亦學自印度。

音樂 音樂成於時間上之律動，其聲調本身爲若干相續之動作，在近世以前，實無法採留。可保留者僅賴

有以抽象符號所記之譜，外此則爲樂器。樂器之古者，如晉琴或唐大小忽雷之類，雖出木製，亦歷千祀而不壞。最近長沙楚冢出古瑟，形製較今製爲短，兩端繫弦之迹，宛然尙存，此真今日海內所存最古之弦樂器，與殷虛之磬，太室之璠，楚公之鐘，同爲古樂器之高曾祖禰。而彼以金石，此以絲木，其久存尤難。頃聞長沙大火，此物不知尙在人間否，念之慨然。（商承祚注：此瑟予曾爲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購得，今存置上海。）然忽雷雖存，莫能奏者，以無譜也。南宋白石道人歌集，有自度曲一卷，每字悉注旁譜，然亦不能奏歌，蓋有工尺而無點拍，莫由知其節度緩急，南宋去今，不過六七百年，其詞已不可歌，遑論其前，若宋明人之琴譜，雖可按奏，然字若符篆，非常人所識，總之古代文化之喪失，其量以音樂爲冠。

圖畫 爲中國特出偉大藝術之一，自三代迄今，未之或斷，三代圖績，可於銅器上見之，漢畫可於石刻或墓壁上見之，如武梁祠畫像，西陝頌後之五瑞圖，四川廣漢匠出之石畫等，數尙不少，若高麗漢墓室中壁畫，及洛陽漢墓室之木棺，則爲彩畫，尤可珍也。惟古人作畫，多託命於絹紙之上，唐前多用絹，唐後多用紙，二者皆易損爛之物，故作家雖至多，存畫則至少。唐張遠歷代名畫記，敘歷代能畫人名，自軒轅至唐武宗時，凡三百七十人，今之所見，百不存一。宋代宣和畫譜所錄畫家，亦百不存十。又自六朝至唐，壁畫風盛，顧、陸、張、吳，皆常施功德，爲佛寺畫壁，此外作家，或有名或無名，其人亦至多。然壁畫託命建築，土木建築，既不能持久，故壁畫亦隨之早亡，卽有存者，亦不可知其名氏，祇可推斷其時代耳。唐人論畫，舉顧陸張吳爲四家，今陸探微畫全佚。張僧繇沒骨畫亦不見存者。顧畫有上述二品，當出傳模。惟吳道子畫間有流傳。五代時之荆（浩）關（仝）董（源）巨（然），除北苑畫較多，巨師畫時一得見外，荆關之作，雖存亦僅矣。

書 書之存於近代者固較多，然喪失亦不鮮。梁武帝去晉不遠，其與陶弘景簡牘往來，論大王書迹，卽書其真僞難定。庾肩吾仿漢書人表例，作書品，集古今名家，分別九等，凡百二十八人。唐李嗣真繼之作後書品，所取視庾書有增減，凡得八十一人。縱李而起者，天寶中有張懷瓘作書斷，凡二卷，以散文批評歷代書家，

亦分三品。神品二十五人，妙品九十八人，能品一百七人，都三百三人。韓及次歷，有贊爲作述書賦，弟巖作註，所收自古迄唐之作，亦百數十人。就以上各家所論引者考之，其手迹亦百不存一二。商周鼎彝銘刻固多不著書人姓名，有刻之古者推石鼓，韓退之謂出史籀，此詩人稱必之談，不足爲據。石鼓據周室東遷後，秦文先世獵於嶺陰所刻者，其說見程縣莊清溪集。秦代權量上皆刻始皇二十六年及二世元年詔書。世言出李斯手，然今各地發掘，得權量頗多，皆有刻辭，以相斯之尊，安得一爲權量書詔，此亦當時胥吏所爲耳。秦始皇二十六年并兼諸侯以後，巡行天下，其所至，海巨刻石頌功德，其文皆出李斯手，當爲可信。世所傳凡六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碣石，會稽，滎陽，之石，皆秦山刻石之廿二行耳。釋山碑毀於後魏，唐以旦既汲見，杜工部詩所謂致墮於霖木傳刻之失其也。今但有宋初鄭文寶撫刻之石，會稽諸刻唐朱以隆，先後廢佚，故秦斯真蹟，今存僅十二行又十行。漢碑亦多不著書者姓名，而往往著刻者姓名，惟西狹嶺隴坊等刻石，書者列名，然此例最渺。蔡中郎爲漢末大家，其墨迹則不可見。若夏承華山，騰聲藝苑號說蔡書，或以年考之，皆不可信。真可推爲中耶書者，恐祇蔡平一字石經。然近歲洛陽得此經殘字頗多，細察之，亦非一人手筆。蓋漢末蔡大石經者，非祇蔡氏一人也。鍾繇爲漢末魏初大家，其書衣被南北，稱宗。然今存遺迹亦極少。其書碑刻者，惟魏公卿上書疏奏，此據古文苑所錄，開入華書魏敬侯碑陰文，可以定之。所存今錄有諸表，宜示，力命二表，皆出大王所臨，善季直表，人以爲猶託，實亦六朝人所模。戎路表，恐出蕭子雲臨本。垂如田輪帖，亦出小王手。宋刻集帖最鉅者三本。一爲太宗之淳化閣帖，二爲徽宗之大觀帖，三爲高宗之淳熙秘閣續法帖。卽以白駒帖言，前後三刻皆收，而形貌大小，皆互有差異，果孰爲真龍耶？與鍾同時而儻名於魏晉者，有羊鑰、梁鶴。羊以作墨著名，所謂一點如漆者。又特善榜書，幾危其軀，然今亦不可得見。梁書，梁武游羨龍藏龍虎寺，魏武帝遺書之，驚射著帳中，以供欣賞。此爲今人懸書壁間之始。其書極拙者，惟費初所懸蘭亭碑，此據魏氏宋張雅圭題名而完。然其依據如何，亦不可知。恐亦出臆度耳。右軍書之成就，迄今古無兩。

蘭帖十卷，其事收大王行草者，達三卷之多。此外若蘭亭、黃庭、樂毅、東方畫贊、曹娥之類，墨本遍天壤。王書名若是之大，王帖傳世若是之多，然王書之真面貌何若，至今世恐無一人能下絕對之斷語者。此真書學史上上一神祕之謎。王書鑒別之難，在梁代君臣，已厭言之矣。唐太宗好大王書，石計求得蘭亭真跡，此卽世說注中所謂臨河鼓。唐河延之蘭亭記，述此事始末甚備。太宗身後，以繭紙殉葬昭陵，五代初，遭溫韜發冢之禍，真帖流落何所，遂不復知。今世所見唐以來傳刻之蘭亭，多至百餘種，其行式字數略同，而面目風度各異。光緒者如定武神龍二本，然定武出歐陽，神龍出褚臨，真帖究竟何似，誰能說耶？此外樂毅、黃庭、爲狀亦略類是。古今父子工書者舉義獻。獻之好寫洛神賦，至宋所存，自嬉左至迅飛，共紙十三行。宋人以玉版鐫之，有青玉白玉二本，行式悉同，神采悉別。吳執出大令手耶？蓋江左鑿碑，書家所傳，惟有簡牘，故流轉人間，故中有歧耳。中國書籍散佚雖多，然較之音樂詞畫之類，猶稱幸運，則以金石碑版，壽世易久，論書者所獲，尙賴有此，收藏家或寧取斷碑，不取叢帖，正以是故也。

藝術作品，實在若是之甚，名家鉅迹，又多不可復見，吾輩所以尙敢斷言某時代書勢若何者，則以據現存之一切少數材料，無論其爲名家之作，或非名家之作，依平時學書經驗，比較探討，以想見其一時之風氣耳。阮芸臺等論書，重碑輕帖，以爲鍾王真行，若難置信。然自近世流沙墜簡出，乃知漢晉間書，固八分、章草、真行，同時並存。其真草雖不出鍾王，而固有與諸帖中所收鍾王遺跡相類者，於是疑蓋釋，此卽所謂風氣之說矣。

單溪跋漢朱君長題名有云，書體自定時代，此言良然。蓋由古文而次篆，而小篆，而隸，而八分，而今隸，各代各有其書體，猶各代之洛誦文體也。於此可言者有其數事如下，每時代之書，有其公共之形式，如簡篆漢分之類，是謂之體。同一體也，而各家作風各異，猶之人而若具眼耳口鼻，而以大小疏密之差，其貌不同，是謂之格。體有定而格無定也，非常之風，能自創一格，樹立宗風，猶英雄之造時勢，若晉右軍，若唐魯公，

若沈期之楷波，蔡光遠以格之獨出，而使並世或後世之人，當從而學之，是謂之源。

欲言書體者，當先知書之正法。

曰：用筆使書用筆者，當辨方圓。方圓之異，其形貌外，更須留意其使轉與收鋒。方筆之使轉，為折，折而後起，以形體之轉，如新斂股，圓筆之使轉，為轉，轉而不斷，以形體之轉，如屋漏痕。方筆收鋒曰外拓，圓筆收鋒曰內擫。不學方圓之易，知轉言之，如漢石中，如張遷碑，是若之屬皆方筆。石門頌，楊淮表之屬皆圓筆。舉外拓內擫之易，者言之曰：古文如孟鼎，今隸如鍾、如顏、如蘇，皆外拓。篆如毛公鼎，今隸如王、如虞、如蘇，皆內擫。其方圓外有形體似方，而使轉仍圓者，此曰方筆圓用。北碑如鄭文公下碑，南碑如爨龍顏。

辨輕重，用筆輕重，足徵書人個性。輕者令人有超越秀發之感，重者令人有沉着痛快之感。輕重之分，繫乎用筆部位之不同。欲知輕重，先明筆身。二分筆身，分處起腰，其末曰端。三分腰端之間，近端曰第三分。上曰第三分，更上近腰，曰第三分。古人用筆，率不過腰，過則豪全展而鋒不能收。用七分筆者，其書纖勁。曰：曰第三分，用二分筆者，其書豐腴，曰錦蒙。今以各代書體風格殊異者，證之如下：

周

- 齊侯殷 六分筆
- 齊侯 三分筆
- 毛公鼎 三分筆
- 大克鼎 三分筆
- 虢季子白盤 散氏盤
- 兮甲盤

漢

- 禮器碑 張遷碑
- 西狹頌
- 石門頌 鄧開頌
- 景君碑
- 嵩山刻石

北朝

- 張猛龍碑 鄭文公碑
- 文殊碑

中國書學史緒論

後，各取一勢，以相懸耳。

次說偏傍。有上下左右之分，變化亦無定格。夫結體點齊，此僅後人所尚，古今人之結字，常變換部位。如子孫孫，此周器靈語，孫在左，權在右，相配字，而周器所見，率爲上下相配。初吉之初，爲左右相配字，不懸數則作上下相配，休命之休，爲左右相配字，師範數亦作上下相配，又左右偏旁所占空間之大小，唐以來率與先秦畫之多少爲正比。漢魏六朝則不依比例。如漢人書漢字，水差雖僅三畫，亦與左半之大小相等，以對映，見疏密之妙。又上下相配之字，亦不必相等，或偏上，或偏下，隨作者而異，唐賢如歐書多偏上，上家大於下，魏之若茂樹之華陰，顏書則上密下疏，下多大於上，觀之若喬嶽之高聳。

次說欹正。今書結體附正，古人則不然。古人如孟鼎，體多右傾。夫篆中如毛公鼎，號季子白盤，體亦多右傾。殷氏盤則體多左傾，自樹一幟，北朝諸刻多右傾，隸門諸像，張猛龍，賈德君，崔敬善，刁遵等皆然。若極最甚者，如馬鳴寺，唐篆更右傾亦特著，蓋結體自以正爲準，取正勢者意欲其正，蓋取欹勢者意亦欲其正，其形雖欹，而實不失其重心，此唐太宗護右軍書所謂似欹反正者也。凡取欹勢者，其風韻，往往較正勢爲優。

三日布白。結衆畫爲一字，白結體，結衆字爲一體，而布白之說生。結體爲畫與畫間之關係，布白則爲字與字間之關係。維素之上，每字皆各有其領域，若字處爲墨，無字處爲白，墨爲字，白亦爲字，畫者須知有字之處，固要空而無字之字，尤要空，潘安仁秋興賦有曰：「往投跡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猿猴而亦踰。」夫大足所感，不遺咫尺，縱使入步武能安，無虞隨隨者，則履足所踐外之爲實地，若跡外皆虛，孤行其上，則咫尺所託，其誰能履之，故莊生言知無用而可與言用，此布白之所尚焉，昔何緩叟晚居膝下，時有廖君，字簡，號書名，或問緩叟，廖書得失，緩叟笑謂廖君，祇可書一字耳，蓋一字誠妙，多字則蹶，此即言廖君祇解結構文字，不解布白也。布白之妙，非變化萬端，運用在心，口說難詳，譬之入面，雖五官同具，而位置略異，妍媸各殊，又如畫斗雞，夫疏密錯綜，自然成文，久觀無厭，明乎此，可以言布白矣。

。其言布白者，當自分行之整齊與否為其入手處。不整齊者，骨无趣之美。以一行或空章為單位。整齊者，貴人工之美。以每二字為單位。最古之分行，多主不整齊，其後乃漸趨整齊，此可謂由自然而入人為者也。雖分其類約有三式。

一、一為縱橫行皆不分者，可於最古之全文中見之。約當夏及殷初時。文字中往往間以圖畫，純象形字，大小參差，孔壯相衝，以全體為一字。故字與字間，其巧妙之組織，互為呼應，而痛癢相關。此殆可代表古代集團生活之式者。變化奇趣，以此期為最多。學者欲得此種例證，可於羅振玉所印之殷文中尋之。

二、一為有縱行而無橫行者。自一行至於無窮行，行式有定，而每行中之各字式無定。周金大器，如不斲敦銘，刻於蓋內，但有縱行。隨式布白，妙變無窮。其結字多長，蓋其意欲使字形不向行外擴張，故筆偏縱勢，不取橫勢，試觀其首行唯九月初吉字，便可知之。與此同風者，以毛公鼎為最著。秦諸刻石分縱橫。權量證版則多祇用縱行，其偏旁大小，有因行列之密而變化，亦極可味。蓋縱行之布白有二要：一為每行中字與字之距離，二為行與行之間距。作書布白，當解曉密，如楚公鐘凡數器，每器銘辭，皆作兩行，鐘形上狹下寬，故其中

一器，兩行對列，上極密而下極疏，猶有如其言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通風。此鐘可謂曲盡其勢，蜀中諸漢碑，有祇題字一行者，若圭程子闕，沈麻君闕，石身極寬，故字之左右波挑，延伸極長，此蓋藉以控搏空間，使

左右皆在其籠御之下。晉大簡牘，即有縱無橫，其妙亦在不整齊。蘭亭凡二十八行，行之疏密相若，字之疏密不等，其布白極妙，故歐虞薛諸諸家，後隨亭各用本家筆法，然而白則悉仍其舊，不敢稍變也。右刻中碑，志與摩崖為一體，視志主整齊，分縱橫。摩崖主不整齊，有縱無橫。西漢碑，文公不在此例，故碑志多尚規矩，而摩崖特多奇趣，如鄒君開道，婁壽銘之屬皆是，鶴銘就右作漸，宛轉異勢，上下相衝，山谷晚歲書，處得此祿

矣。三、一為縱橫行俱分者，其為人工方面之進步，在三式中最後出，以整齊為美。其中最早之例，當在周初，以玉鼎

鼎爲專制。其時雖在成王朝。其意謂有。太甚鼎。分縱橫行。一小孟鼎。有縱無橫。此指大者。縱起者若大小克鼎。若散氏盤。若虢季子白盤。數之殆指不勝屈。然古書雖分行備縱橫。亦不過大體如是。出入尚各。非拘守絕嚴密者。至秦人刻石。乃務爲畫一。工巧雖進。機趣反失。分縱橫行者必畫界格。有畫時當有格而後去之。唐固若孟鼎。虢季子白盤。有與格俱存者。若大小克鼎。然其格亦不甚整齊。界格或作陽文。或作陰文。以刻作陽文者。爲最。其勢若最大。漢以下多宗之。漢碑多縱橫畫。然在規矩中亦有權變。其各碑疏密亦殊。每格中。字亦時疏。如散氏盤。造國命。又就三碑言。亦有疏密。往往上半密而下半疏。若散氏盤。衛友忌也。此由石上畫丹時。不使符文爲序。依碑排文。橫列而下。初書上半時。字易極與。密。書下半時字易小。故易疏。其形雖不一。轉見變化之趣。漢刻或存界格。或不存界格。不存者多。如散氏盤。衛友忌等是。存格者少。如孔彪。張壽是。存格與否。亦有其理。字小多白者。則多存格。蓋無格則太密。故字爲字。格亦爲字也。一諸家論書皆留縱格。又漢魏迄唐諸石刻。大字密集者。固不乏例。然多數皆字不密。往往字與字相距之空。間。應容一字而存餘。所謂以寬黑也。其居字格中。皆稍偏上。此與人心視聽心理。無不適合。雖字則正中懸。正中則反。下。則入製。其近上端。總之列字。齊。空期滿。以疎漸進。疏。漸刻。字體愈微細。愈粗。令人謂之宋體字。實由顏書出者。特與益甚耳。至於清世。遂或以格。以察。風尚。懸。垂。冰。筆。字。者。歷。歷。如。算。字。雖。工。整。無。匹。然。格。格。格。格。摧。毀。天。趣。畫。之。厄。至。是。極。矣。其。流。風。所。及。至。今。或。尚。以。此。爲。式。言。書。教。者。當。思。有。以。解。放。之。也。

昭 通 漢 碑 考

王東培

(一) 碑文

口口口口申月廷爲即嚴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蓋漢宗卒口口口逢廣四歲失母十二歲官受純詩雅誦素經三卷博覽口口口
 敬名爲魏字季廷朝其教仁爲問獨那何彥珍女未娶口口口口月癸卯於華西起接十一月乙卯卒下懷抱之愍心口口口其辭詞
 口口口結四時不和善氣滿盈嗟命何辜獨遭斯疾中夜奄喪口口口口古矣忽然遠游將即幽都歸於道丘涼風淅淅寒水北流口口口
 賦痛哉仁人孰德若茲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尙困於世口口口口流亦遇此蓋亦善不蔽自古淳之非獨孝悌迺達百難口口口憂恨不
 申志翻揚臨治身謗名在美稱修飾德崇素意口口口口臨流悲後昆時祭祀燧火連煙萬劫不絕歸于後八口口口夫惟頭路笑回
 孔屈魚雁靈念怒投流河世所不聞如口口口武陽君諱季植字文平魯佐黃羊子仲興
 口口口李勇宅輔誅 銘下任縣

附 謝 崇 墓 誌

碑在昭通縣南十里白泥弄馬氏舍旁光緒二十七年九月甲申土河里劉茂利園植爲舍背之因借循魏石南五尺廣二尺八寸側刻
 蕭彤各志下刻物形若龜結其文辭古茂字畫遒勁力之灑中吉刻遷過兩鑿碑之上壁碑首所缺間有游漢年代篆考蔡以文字
 辨之應在漢魏之間非兩晉六朝後物尚可寶追遂移置城中城池背院廟舊樓下階階壁間以俟博雅稽古君子鑒訂焉是歲十
 月朔丑郡人謝崇墓誌

(二) 碑考第一

壬午正月 薛生入文自漢之昭通寄碑拓。碑下左側。勒郡人謝崇墓誌云。右冊注在光緒二十七年九月。源

在郡南十里白泥井。馬氏舍旁。已乃遷置城中鳳池書院。謝跋未翔實加考證。此碑出土距今歷四十年。漢中紀

錄。苦無多見。聊憑碑文。略考索一二。食隴見焉。

碑第一行文。有嚴道君會孫。嚴似姓。道君似名。茲暫定名曰嚴孝瑤墓碑。孝瑤其字。名璇。碑為孝瑤立

也。無時代年號可證。碑首有丙申字。細審字蹟。確是漢時遺蹟。否則以干支紀年月。或漢邊驚遠。當時有不

盡悉者。碑首或有闕文。碑石多旁行斜上之線痕。純食久。字形益損。純乎漢隸。佳致近睡。極可珍愛。碑文簡樸。不易成句讀。

又極典雅。似不修飾潤澤。武陽縣名。晉自漢。今在川西彭山。碑父曾作武陽令。嚴為昭通人。故墓在郡南。鳳池書院今已

改為昭通中學。大抵此碑為嚴氏有幼子。極鍾愛。不幸夭折。好事為立碑。銘辭後附武陽主簿書左齊記題名

不列書者。皆後碑通例。惟考字加釋疑。益廣宗似人名。或敘者疏長見。宗下似字。楚西超墳。墳字甚不易辨。借甚明晰。

皆氣蓋下一字不可辨。嗚命何辜。墓字或非。期下似瘞。魘瘞是之。

亦遇此下一字似瘞。不成文理。碑誌上二字似失維。不敢決。末行首存連亦可辨。其下似有字已泯焉。

余前考稱曰嚴孝琚墓碑。以碑文第一行有嚴道君曾孫。故以孝琚為嚴姓。嚴姓為莊嚴易。自東漢諱明帝名始。此碑決為東漢遺物。今志作孟孝琚。以文中有孟廣宗。遂以為姓孟。則何解嚴道君三字。以嚴道為名。武陽令何不名而稱嚴。臨廣宗下僅卒字。嚴釋為季字。實不洽。又何樂遂嚴二字。如以遂廣為廣宗號。上有闕文。姑不論。以下文改名為據。故以為姓孟。而以嚴道稱君耶。志載曰孟孝琚。已通行。余亦何必執一而曰嚴孝琚。嚴孟之間。當存疑也。無已。余名之曰昭通漢碑。

序中受韓詩受字。似釋未妥。余稱為長字。細按字畫于刻蝕間。受長皆闕疑。

望西起續。續字余釋為續。續字不古。填字似不誤。銘文中帝氣善字釋為字。仍不確。字形雖狂。亦似道。於文辭不顯。自假。續字亦不。俾佛釋碑有。亦可。此

亦遇此字。字釋作雷。非也。雷字形作。雷亦似善。當闕疑。

不遇。百難。非難字。字右釋為。余釋作。於文辭亦願。治身。字。釋作。不。形作。細玩。字。脚。不可。有。。

丙府美稱。修字不難。形似。皆勉。

勤於後次動字。釋作動。以文辭論。似動。以字形觀。亦不近助。山。及如。或又釋為。更非。

主。字。亦不。字。更。皆。

昭通漢碑。各。志。不。今。在。昆明。方。。

京都揚州東莞陳伯陶新會梁啓超劉隨。

四邊刻數篆跋石印。阜損版。又張香齋有跋。錄李根澗搜集舊南金存。將各家題名載入。海內流傳已久。余未及見。不禁嚮隨自補。

謝崇基與李守莊。別立石墓前。禁止踐踏。中摩挲擾某。又請建碑亭。將諸名家題識刻石附存。薛生書云。碑石在墓中一室內。或末建亭。或改竊磨樓。而別為保存云。

是碑定為漢。海內無異辭。如以為殷孝琚。確長東漢無疑。昭通縣志。詳列諸家題跋。有以歷法推算兩漢丙申年入次者。有指明為魏某時立碑者。有考篆碑中文字而各執一見者。皆是非不能定。袁嘉穀提學浙江時擲

錫之。因指印行世。至推為海內第一石則是例以西漢時物。但碑文辭句與衍。錄書絕妙。不在校官華山階碑下。洵可寶貴。昭通碑在滇境西北。其葬不常有。主申文學。久則自有光耀。余竄跡西來。獲此佳本。亦碑罕

寂。辭生名入交。女弟子。高密人。喜讀書研古。藝亦僑寓金陵。茲隨侍昭通。因寄珍拓。余之咸弄。全付規

灰。新教規好。本域難得。作昭通漢碑考第二。壬午三月十九日東培山民。

六中商承祚案。就碑文存字讀之不可通。其途然有缺字。據其辭繩之。應缺三字。茲於每行之首插入三口

百數非應廢也。癸未四月後記。

中國書學研究會刊行雜誌題詞

學列六藝。規立八法。發揚心畫。粲然成章。

方治題

張廉卿草篆跋

沈尹默

昔人有言：古之善書者，鮮有得筆法者。觀諸死明以來，流傳墨跡，斯語益信。廉卿先生，一代文宗，不獨其結構時向，而筆受遇則精心點畫，多所創獲，遂以有成，揚聲世矣。可謂豪翰之才，出類拔萃者矣。即此卷稿，初非用意所為，而草率不啻，正非尋常所能企及，良可寶也。卷前眉上，有題記數行，似是筆快，其文云：一名指得力，指能轉筆，落紙輕。入墨細。發鋒速。收鋒急。指腕相應。五指齊力。細釋之，兼有出入，或是獨彌書得，非定本也。前二語，要是先生自道其平生用筆得力之秘，向來執筆五字法，為振，抑紙輕。入墨細。沉著作勢。方有把握也。發鋒速。收鋒急二語，是其作字時，刻刻自繩之事。有時合意，時則否者也。其末二句，乃自來書家相傳不易之法，惟不當引入此章，謂非其類也。蓋既以大意中三指轉筆，以指轉筆，即歐陽永叔所謂指運而腕不知者，更安得指腕相應。愚於此筆處不能無疑，特為拈出，以發知者。收鋒密。發鋒深，出鋒急，始知先生已有易去後二語，信感見之非妄，得一知己，私喜無已。

親先生遺墨，收鋒急，似非所能為。故後章易急為密，蓋亦自知其不甚切合耳。此處可見前輩之篤實不欺。

張廉卿草篆跋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寫記

二九

跋陳伯稼先生顏魯公碑帖目

沈士遠

三〇

而於。見時。熟師。授余。兄弟。趙孟頫。書。謂。魯。是。以。工。書。法。博。學。名。仲。弟。臨。撫。輒。有。側。意。以。日。進。余。則。手。拙。如。畫。

遂。然。曰。字。為。心。畫。稍。長。所。耐。公。書。其。大。氣。雄。壯。亦。精。彩。動。人。與。豪。長。者。相。抗。讓。於。一。室。心。焉。好。之。

又。標。然。曰。字。為。心。畫。稍。長。所。耐。公。書。其。大。氣。雄。壯。亦。精。彩。動。人。與。豪。長。者。相。抗。讓。於。一。室。心。焉。好。之。

越。而。已。未。然。其。餘。所。及。人。亦。不。公。忠。臣。義。士。亦。精。彩。動。人。與。豪。長。者。相。抗。讓。於。一。室。心。焉。好。之。

官。相。以。初。非。名。管。精。所。及。人。亦。不。公。忠。臣。義。士。亦。精。彩。動。人。與。豪。長。者。相。抗。讓。於。一。室。心。焉。好。之。

本。亦。不。精。何。公。碑。帖。目。錄。而。公。忠。臣。義。士。亦。精。彩。動。人。與。豪。長。者。相。抗。讓。於。一。室。心。焉。好。之。

一。日。不。精。何。公。碑。帖。目。錄。而。公。忠。臣。義。士。亦。精。彩。動。人。與。豪。長。者。相。抗。讓。於。一。室。心。焉。好。之。

君。且。遲。久。不。愧。無。以。為。報。第。念。且。流。轉。徒。身。外。薄。然。而。之。獨。於。是。卷。則。出。保。序。之。與。生。命。俱。得。完。而。

顏魯公碑帖目自敘

陳天錫

古今裒集金石之作，類皆網羅衆美，著筆放書。至於專輯一家，務求賅備者，蓋未之有，故雖自古名作，如歐陽氏之集古錄，趙氏之金石錄，莫不有遺珠之嘆。後來各家著錄，間或踵事增華，要亦多所漏略。愛博不專，其理然也。聞近有唐人代碑版，以顏魯公爲最多。顏流傳至今，世所罕見，殆無多種。不佞夙好公書，慕有志博求，深病未逮。又以所知有限，即欲識其種類，亦苦茫無畔涯。近乃勾稽載籍，專事窮搜。就及見各書，計公書蹟，自見於後人記載者，凡百三十八種。其爲後人記載所不及，或後人記載爲不佞所未見者，當仍復不少。藝林傳誦，現昔如此其盛。今則人間阻見，十之六七，漂沒弗彰。其中斷石殘筆，日卽消滅，圖圖所在多有。匪因取陳遺蹟，尋求未善，著落山邱者，亦非必無。至於真蹟之傳，尺楮零紉，時歷千載。呵護更自不易。而固守珍秘，不爲後世石刻影印所攝取者，容亦有之。爰就搜討所得，粗立義例，編爲碑帖目一書，聊查查覽。冀於朋輩講求，略備問答。續有新知，隨時補充改正，亦非一成不易也。從來好古，首貴真蹟，其次精印。等而下之，姑取備物，恩情勝無。今茲不佞之於公書，廣求博取，既有所病。惟以撥拾舊聞，編次目錄爲事。譬之崇宮室而無居人，盛置器而無香鑪，其諸異乎人之好矣。雖然，登山者，必有梯。浮於海，竄乎航。生於公千百年後，而欲悉索千百年前公之名蹟，一無遺佚，則此編之作，雖極淺陋，或亦庶幾登山浮海之梯航乎。公之文集及年譜，均於考訂碑帖有關。原有年譜，不無外漏，今經加以重訂。至於文集版本非一，收錄亦有不同。應查校諸本，乃稍完具。揆其版本源流，均關於編目之後。博雅君子，是正爲幸。中華民國三十一年閏候陳天錫，他識於南京。

顏魯公碑帖目自敘

顏魯公碑帖編目。成於民國二十一年。時值政府嚴禁，懸留白下，端居無俚，玩惕驚心。龍蟠無恙，架有陳編。且夕狂遊，勃動披覽。祇以滌翰，警成循省，多感未安。方擬假時，再事蒐討。掩忽三年，完稿未果。一日，網本書室，得而復讀。觸目紙墨，亦不忍復有妄棄。授洗後，就正於沈士遠，非非自，其與沈士遠，則先生。未幾，而後難作，京師淪陷，公私艱窘，盡為散存。士遠獨於此作，據據行勝。完壁似有天幸，散帶益以自珍。歲月易逝，真聞難俟。制於後思，聚付刻周。誌其經過，用求友聲。未善之謀，逾期異日。士遠介弟升，則先生，當代寶藏，多謝博洽。其於斯碑，大匡益良多，附以誌謝。二十八年八月，陳天鏡再識於成都。

顏魯公碑帖目

王部尚書郭虛己碑 正書，每年月，金石錄列在郭祕丞碑前。按此碑文，文與未詳。

郭祕丞碑銘(即郭揆碑) 正書，天寶十一載三月。

多寶塔碑 正書，吳助撰，天寶十一載四月，在今陝西長安縣。

扶風夫子廟殘碑 正書，程浩撰，按碑文見唐文粹云：大曆二年撰，而碑上結銜，但有司員外郎三字。以年譜考之，說，碑在華州，即今陝西華縣。元皇慶二年重刊於廣州，文紙半痛，後有天寶十一載四月二十三日建。

東方先生畫碑 正書，篆額，夏侯湛撰，天寶十三載十二月，按集古錄謂在宜黃，即今江西宜黃縣，寶刻彙編謂在平康，當為今山東平原縣，藝風堂收藏金石目，謂在山東陵縣，似三地均有碑刻，待考。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正書，分額，天寶十三載十一月。

讓憲部向書表 行書，至德二年四月。

行書，至德二年四月。

謝兼御史大夫表 行書，至德二年六月。

顏昭甫告身 乾元元年四月，見亭林遺書金石文字記。

謝贖官表 行書，乾元元年。

祭姪季明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今有榻本，乾元元年九月，據此真蹟，現在故宮博物院，並有珂羅版印本。

華嶽廟題名（一曰謁金天王神祠題名） 正書，乾元元年十月十二日，在今陝西華陰縣。

祭伯父濠州刺史文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今有榻本，乾元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逍遙樓詩刻石請御書碑額表 乾元元年，見寶刻叢編，在河中府，即今山西永濟縣。

與蔡明遠帖 按文集，此帖有二，其一為明遠作實跡，其一乃婦人傳意鄒游與明遠者，其意均非與明遠之帖。年譜乾元二年有與蔡明遠帖，當係指作實跡帖，其傳意帖，年譜無記，當出同時，今分列之。

蔡明遠鄱陽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今有榻本，乾元二年。

傳意帖 按此帖當與鄱陽帖同時，集古錄金石錄均收有，與蔡明遠帖，是否屬此，抑是鄱陽帖，待考。

送劉太冲序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今有榻本，按竹垞題跋，謂此帖當在乾元二年。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批答碑 正書，上元元年七月，在湖州，即今浙江吳興縣。

磨滅記 寶應元年，見輿地紀勝，衢州即今四川開中縣，按此記未詳撰者姓名。

鮮于氏離堆記 正書，寶應元年五月，見輿地紀勝，遂州即今四川遂安縣，靈風堂收藏金石目，請在四川南部縣。

顏惟貞贈祕書少監告身 寶應元年七月，見亭林遺書金石文字記。

顏氏贈蘭陵夫人告身 寶應元年七月，見李林甫書金石文字記。

顏惟貞並殷夫人贈告 正書真蹟，見金石錄，寶應二年十一月。

與郭僕射書（一）曰坐位帖，又曰與郭英書。（）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今有摹本，廣德二年十一月。

與郭僕射書 正書，見元廣記。

郭公廟碑銘（一）曰郭家廟，又曰郭敬之碑。（）正書，廣德二年十一月，在今陝西長安縣，

郭公廟碑陰記 行書，無署者姓名，金石錄斷為公書，

與李太保帖 按文集，此帖共有七期，另有文集未收之臨誦帖一期，中惟疏拙帖為駁絕州別駕時作，知為永泰二年，餘張像

月，奏書帖在閏十月，知外辦所指，即此二帖，他如馬病乞誦二帖，有日無月，乞采奉別二帖，月日俱無，年譜所記，廣德二年十一月有與李太保，在此四帖中，不知何指。亦不知孰為先後，另待考訂，今分列之。

張淑帖 行書真蹟，見書史，廣德二年二月。

馬病帖（一）曰朝回帖，書史所謂不審帖，亦當指此。（）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

乞米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

乞脯帖（一）曰鹿脯帖，又曰深慰帖。（）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

謝脯帖 見書畫題跋記。

奉別帖 按各書記載，未見此帖，宣和書譜於乞米乞脯馬病帖外，又有與李光頭太保帖，未知是否指此，抑另指張淑奏事疏拙三帖耶，待考。

奏事帖 行書真蹟，見書史，永泰元年閏十月。

疏拙帖（一曰賁峽州別駕帖） 正書真蹟，見書史，永泰二年二月。

祖關二字 分書，見金石萃編，大歷二年十月，在吉安府，即今江西吉安縣。

靖居寺題名 正書，大歷二年十月，在吉安府，即今江西吉安縣。

馬伏波帖 大歷二年五月，見賀鑄筆蹟越州石氏所刻歷代名帖，按越州即今浙江紹興縣。

顏喬卿碑 正書，大歷四年四月，在今陝西長安縣，按此碑文，文集未收。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大歷四年四月，在今江西臨川縣。

逍遙樓三字 正書，大歷五年正月，金石萃編，載在廣西臨桂縣，藝風堂收藏金石目，謂在四川劍州武連縣，按劍州，即今劍閣縣。

麗正殿學士殷君碣（即殷踐猷碑） 正書，大歷五年五月。

大斌令殷攝碑 正書，無年月，金石錄列在殷踐猷碑後，按此碑文，文集未收。

虎邱詩刻（即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詩） 大歷五年十二月，見輿地紀勝，平江府，按平江府即今江蘇吳縣。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大歷六年三月，在今江西臨川縣。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正書，大歷六年四月，在江西南城縣。

小字麻姑山仙壇記 正書，歲月闕。

大唐中興頌 正書，元結撰，大歷六年六月，在今湖南祁陽縣，輿地紀勝載資州東西岩，亦有此碑，又壽風堂收藏金石目載，四川劍州亦有此碑，按資州即今四川資中縣。

顏魯公碑帖目目錄

顏公大宗碑 正書，大歷六年十一月，在今江蘇寧陵縣，按此碑文，文集未收。

臧尚書碑記（即臧懷恪碑） 正書，在陝西三縣，按年譜，碑文成於廣德元年十月，而立石經年月，待徵學廬州刺史，總寫大歷三年至六年間書，諸風堂收藏金石目謂爲廣德元年十月，當以成之時而言。

實刻藏於開元十二年，謬誤甚矣。

重建顏合碑 正書，晉李閻傳會孫延之銘，大歷七年四月，在今江蘇江寧縣。

八關齋會報德記 正書，大歷七年，在河南歸德府，即今商丘縣。

宋開府碑（一日宋璟碑，又曰宋廣平碑） 正書，大歷七年九月，在今河北沙河縣，按年譜碑文作於大歷五年十二月。

與夫人帖（一日頓首夫人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寶譜，大歷七年十一月。

漢縣鎮碑銘 見輿地紀勝廣安軍，據版，舊傳邑宰有姓顏者，乃公先世，公之刺湖州也，過道，因有碑銘，今廢滅。餘四字，曰命除湖州刺史顏真卿勒銘於道院，按廣安軍，即今四川廣安縣，又此碑文，文集未收。

放生池碑銘 正書，在今浙江吳興縣，按碑文記，大歷八年七月追建，前金石錄寶刻叢編，均謂立於大歷九年正月。

干祿字書序 正書，顏元孫撰，大歷九年正月，在今浙江吳興縣，輿地紀載，蓬州亦有碑，又藝風堂收藏金石目，謂四川三台縣亦有此。

竹山聯句題潘書 正書真蹟，見余州山人四部稿，大歷九年三月，按此書最近由顏翰伯家，經葉玉甫轉入張葱玉手，網本，有謂非公真蹟，蓋時人鈎磨而成者，後有米元暉跋，此書流傳有緒，絹素亦非宋以後物，非唯舊碑，張跋亦古，唯識者亦謂不能視爲公書，世有傳刻本，碑亦即據此者，中有缺損，價餘半字，刻亦如之。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 正書，大歷九年，在今浙江吳興縣。

贈太子太保顏杲卿碑 貞元，八年，額刻石折，元和元年十月，孫男證重建立，在今陝西長安縣。

按此碑文，文集未收，寶刻叢編謂爲外姪盧佐元書，大歷九年公重書建，至貞元八年，孫男證重建立，在今陝西長安縣。

歐陽領軍碑銘(即歐陽珪碑銘) 正書，大歷十年，在今河南鄭縣。

沈次山墓表碑銘(即元結碑銘) 正書，大歷十一年十一月，在今河南魯山縣。

頌玉陰碑述 正書，大歷十二年五月，在今浙江吳興縣。

菊堂記 正書，未詳撰者姓名，大歷十二年五月，在今浙江吳興縣。

袁贍季先王碑 正書，大歷十二年五月，與地紀險謂係大歷二年，其時支增尚在，亦與年譜互異，在今江蘇句容縣。

太保昭武公季抱玉碑 正書，楊增撰，在今陝西長安縣，按金石錄謂大歷十二年五月立，寶刻叢書謂大歷十五年五月立，均待考。

此二碑均待考。

東川節度使杜公碑(即杜濟碑) 正書，大歷十二年十一月，在今陝西長安縣。

東川節度使杜公誌 正書，無書者姓名，樂古錄謂非公不誌，大歷十二年正月，在今陝西長安縣。

自善荆部尙書告 大歷十二年八月，見事林遺書金石文字記，又雲頓過眼錄謂公此告，題紙書，不可曉，按唐時官告有用紙書者，徐季海所書米巨川告，即用麻紙，現存故宮博物院中。

讓敬因碑 正書，大歷十二年，在今河南臨潁縣，按此碑文，文集未收。

讓使君碑銘(即康希範碑) 正書，大歷十二年，在今浙江紹興縣。

魏唐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碑(即殷履直妻碑) 正書，篆額，無年月，因結銜爲湖州刺史，定爲大歷七年至十二年，開元二十五年卒，明年正月合祔小窆，金石目載。

此碑元二年立，屬係元立也，在今河南滎陽縣，按此碑文，文集未收。

湖州帖 行書，歐陽文忠公書，今有翻本，按此帖語意，當係在湖州時作，文集未收。

顏魯公碑帖目自敘

湖州石記

碑文殘闕，不見年月及書者姓名，集古錄謂非公不能書，故以疑湖州諸書之後。

使過瑤臺寺有懷園寂上人詩

正書，大歷十三年二月。

朱開府碑側記

正書，大歷十三年三月，在今河北沙河縣。

扶風王馬璘新廟碑

正書，程浩撰，大歷十四年四月，在今陝西長安縣。

顏勤禮碑

正書，大歷十四年，在今陝西長安縣，按此碑文，文集未收。

宣州殘碑

大歷十四年，見劉義經諸道石刻錄，按此碑未詳撰者姓名，宣州即今安徽宣城。

新政縣碑

大歷中，不知何年，見輿地紀勝，閬州，即今四川閬中縣，按此碑未詳撰者姓名。

顏默殘碑

正書，大歷中，不知何年，金石錄載，默任晉陽汝陰太守，故大歷中，公追建此碑於汝陰，按汝陰即今安徽阜陽縣者。

贈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一曰顏家廟碑。又曰顏惟貞廟碑。）

正書，建中元年七月，在今陝西長安縣。

自書太子太師告

正書，建中元年八月。

朔州刺史王公德政碑（即王密碑）

正書，李舟撰，建中二年十月，在朔州，即今浙江金華縣。

朱巨川告

正書，見寶和書譜，今有榻本，建中三年六月。

元魯山墓碣

正書，李華撰，建中四年秋，在今河南伊陽縣。

蔡州帖（即奉命帖）又曰奉使蔡州書。

行書，與元元年，按四庫提要，於魯公文集，原有蔡州帖外，又增補奉使蔡州書一首，而按閣武英殿版本，公之文集又無此增補之書。

後閱亭林金石文字記，所載奉使蔡州書原文，乃與蔡州帖無異，乃知蔡州帖，實即奉使蔡州書，非有二也，不知提要何以有誤，又按此帖係明顧含璧，小蓬萊閣金石目謂在同州府，則今陝西大荔縣，而蔡州即今河南汝南縣。

移蔡帖行書，真元元年，見金石文字記。

顏元孫墓誌殘碑刻江氏墓誌。

顏母陳夫人墓碑在今河南鄧縣，見考索餘事，案此碑文，文集未收。

顏氏殘碑文字殘闕，不見歲月，集古錄定爲顏允南碑。

唐處士顏君焄正書，見輿地紀勝，建康府，即今江西星子縣，按此碑文，未詳撰者姓名。

顏府君碑見輿地紀勝，建康府，即今江西星子縣，案此碑文，未詳撰者姓名。

橫山鞠碑見輿地紀勝，廣德軍，即今安徽廣德縣，案此碑文，未詳撰者姓名。

蘇子陵保碑即蘇子仲通碑，見輿地紀勝，閬州，即今四川閬中縣。

湘壽碑見輿地紀勝，江州，即今江西九江縣，案此碑文，未詳撰者姓名。

致和公主殘碑見歐氏雜錄。

興唐寺元紹法師碑無撰人姓名。

彌陀寺僧殘碑正書，見金石錄。

彌善寺主碑正書，撰人姓名殘闕。

臧氏制宗碑正書，在今陝西三原縣。

臧氏故宅碑在今陝西三原縣，見金石林壽時地考，案此碑文，未詳撰者姓名。

顏魯公碑帖目自敘

北嶽廟碑見考索錄傳。案此碑文，未詳撰者姓名。

蘇牙氏里門記見輿地紀勝。蓋州。即今四川雅安縣。案此記，未詳撰者姓名。

廣蓋抽記見輿地紀勝。蓋州。即今江西臨川縣。案此記，未詳撰者姓名。

建辛晁詩行藏實錄。見宣和書譜。今有摹本。

祭顏泉測並十三姪文行書。在陝西。見考索錄傳。案此文，文集未收。

字文行書見考索錄傳。

羅節勅正書。見宣和書譜。

顏允南就雅正贈告正書。見宣和書譜。

顏允南得商氏贈告正書。見宣和書譜。

顏元孫告身見書錄。蓋金石文字記。案此告記云：保開元二年二月。其時公方六歲，恐係後來所書。追寫開元年月耳。

顏南顏更綾書正書。見宣和書譜。

寒食帖行書。見宣和書譜。

三十二字帖行書。見集古錄。

與盧養曾帖行書。見集古錄。案此竹雲題跋疑即報蔡明遠後帖，當在乾元二三年間，而公文集明載蘇與盧會書。且所謂與明遠帖，乃為明遠作曹邱，非真有與帖事，則竹雲之疑，尤為無當。

謝中德帖行書。見集古錄。案此竹雲題跋，見宣和書譜。今有照片，公帖字以此為最大，約二寸左右，現藏高陽李氏。此帖末末在曹彥禮家，由曹歸賢于伯幾，伯幾沒於大德六年，翌歲即為張昇所有，此後流傳不盡。

清肅，明代在職中甫繼，清末在保定王隱園家，隱園家，鑿臣之父，喜收碑書及錢南園筆札，王氏季
氏有世誼，民國初，石齋刻其太夫人堂紀念圖書館，王氏是其所藏之，此亦在其中，

送文殊碑交帖（一曰文殊帖）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

開府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案此帖未知是否即文集之黃字帖，待考。

盧侯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案此帖未知是否即文集之與盧侯字帖，待考。

瑤臺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案此帖未知是否即文集之通瑤臺寺懷園上人詩，待考。

篆籀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案此帖文集未收。

中夏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

送書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案此帖文集未收。

繡繩帖 行書真蹟，見宣和書譜，案此帖文集未收。

鑿澄師帖（一曰華嚴帖）見刻繡網。

流越帖 見徐州山人四部稿，案此帖文集未收。

湮淮帖 正書，案此帖文集未收，存雲題跋謂為好事者集公字雙鈞所成。

馬橋帖 見雲題跋，案此帖文集未收。

畫平望橋下詩 見刻繡網。

藥將軍詩 正書，見徐州山人四部稿，案此詩有影印本。

顏魯公碑帖目自敘

石柱碑 疑與地紀勝。安官府。即今浙江景興縣。

晉尚書全十公嘉題字 正書，見小蓬萊閣金石目，在今南京朝天宮，梁小蓬萊閣金石目謂，此係石柱字，
題六朝事蹟云，宋葉清臣書，近日殿侍讀長明援歐公湖州石柱之例，斷為公書。

龍溪三大字 見西風堂藏金石目。

晉漢閣三字 見西風堂藏金石目。

龍海二字 見西風堂待訪錄。

書名二字 見西風堂待訪錄。

嶺首二字 見西風堂待訪錄。

書 家 逸 事

王羲之為老姥書扇

羲之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類此也。（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一王羲之傳）

中國書學教育問題

劉季洪

唐代太宗，於國學太學四門學以外，林設書學，書學，乃研究書學之專門學校也。書學之名，實自此始。當時書學中所訂課程，爲六書研究，書法理論研究，及書法練習諸大類，今人所稱書法，乃書學之一部分，其範圍與性質，實未盡相同也。

西洋美術，有詩歌、舞蹈、音樂、繪畫、建築、雕刻等，中國美術，則除上列各種外，尚有書法。故書法，乃中國特有之美術，亦中華民族精神所寄託之美術。歷代學子，均未嘗忽視，唐太宗推崇二王，特重書學，故士人多工書，當時倭人，且遣學問僧來華研習書法，其盛況殆可想見。宋承唐後，書學未廢，且編印淳化閣帖，淳熙秘閣續法帖，及大觀帖，筆彙帖，人主提倡既力，故有宋一代，書家輩出。明清以還，雖因科舉制度之限制，士子學書受「館閣體」之約束，然研究固未嘗衰也。

自新式學校興，科目繁多，學生無暇研習書法，近且因鋼筆鉛筆之流行，學生益不注意本國書法之研究。市井之徒，姑置不論，學校員生，亦復大都以意爲之，支離破碎，隨手塗抹，粗獷橫暴，並書法整齊而不能，安敢望其闡揚中國特有美術之精神。彼日本人士，對於中國書學研究，則不遺餘力，學校中有「書道」課程，民間有書道研究會之組織，及書道月報之刊行，其盛況遠過我國，長此以往，中華民族文化精神所寄託之特有美術，行將淪入異邦，能不太息，此書學教育之亟宜提倡也。茲就感觸所及，述其要點，以供提倡書學教育者之參考。

(一) 整理書學研究之資料。

中國書學教育問題

- (二) 闡發前代學者書學研究之精髓。
- (三) 規定各級學校六書研究及書法練習之內容。
- (四) 編訂具有教育價值之學生寫字範本。
- (五) 編訂各級學校書法標準量表。
- (六) 規定各級學校書法應用工具之標準。
- (七) 研究具體範疇之中小學書法教材與教法。
- (八) 製訂民間流行之識字與別字。
- (九) 鑑定民間流行之識字與別字。
- (十) 訓練書學人才。

書 家 逸 事

蔡襄教官教學字

楚州有宦婦王英英，喜筆札，摩顏魯公體，蔡襄教以筆法，晚年作未字甚佳。梅堯臣以詩云：「山陽女子大索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盡蠶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語。（見隱居詩話）

書 學 與 人 生

李心莊

較近以來，國人深知讀中國書之重要，而對於高中國字，則視為無足重輕。潦草凌亂，舛誤至鮮，觸目皆是。小學如此，中學大學亦莫不然。若其實，皆由小學廢起。小學之寫小楷習大字，雖有常課，然只責以寫若干字若干頁而已。重量不重質，教師並未嘗有以督教之。於是訛傳訛，習非為是，馴至鈔書作文，大抵別字連篇，缺筆垂尾，教師亦未嘗有以改正之。幼之時習為故常，長之時習慣而難改，根基已壞。至於中學，若再不經一番之指點與糾繩，則入大學後，雖觀摩日人仍不自知其錯誤。出而處世任事，寫一封信，或在行政機關撰一文稿，別字缺筆，仍舊紛如，其所加於民族文化之損害，至深且鉅，有心之士，蓋不勝其憤指扼腕矣。

然此猶就應用方面而言，人莫不知其弊。其尚有大者，則人或解知之，吾今試略言之。寫字之工具，人但見其為筆也墨也紙也，用紙者墨，用墨者筆，用筆者人，寫字之時，一人之精神體力，由全身而集於腕底，運之於筆，貫之於墨，而施之於紙，一紙寫出而一人之精神體力於此畢現，不啻形之與影。其為人端莊者字必醇正，其為人放浪者字必欹斜，其為人受雜者字必拘小，其為人豪邁者字必橫飛，其為人篤厚者字必凝結，其為人輕薄者字必鬆浮，其為人清逸者筆必如其清逸，其為人雄壯者字亦必如其雄壯，字迹粗俗而知其學之寡，筆鋒滄淡而知其志之高，字體圓潤而知其氣之和，腕功頹唐而知其體之弱，落筆多誤，其精甚忙，始完終懈，其神必短。所有人生之品性才質，神智氣力，學養志行，皆於所寫之字而可見之。是故唐朝以書法設科取士，諸如河南（顏真卿）歐陽詢（柳公權）名家輩出。清代朝考大卷，必選字體端凝圓勁，豐茂清秀而筆點為翰林。其有敗筆被疊別字，概不取。蓋因翰苑人才，本以備國家將來棟樑之任，必端凝而始可為正人，必端凝而

而始可爲俊士，必豐茂而始可爲重器，必清秀而始可爲高才，必無敗筆脫漏而後見其精神之貫注，必無破體別字而後見其工夫之純密。以此衡鑒，雖未必得其七八，當亦可得五六。若其散而不結，漫而無紀，枯而不潤，浮而無實，濁而不秀，肥而無骨，則其人大半爲庸人俗子，徒遠頹夫，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不足以膺民社之寄。先哲有言曰：「誠於中者行於外。」書中無誠，外必不掩，執此說以觀今日青年之滿紙潦草，後亂舛錯至斜者，其可憂可懼，不更應捉人注意耶！

中國字經二千年之演變，自科斗文大小篆隸書以至楷書行草，一方面期於實際之應用，日趨于簡便化，一方面又使字體不斷的美術化。雖其如此，然並不忘記祖先遺傳之六書構造，在蛻變中而古體之典要部份，仍儘量保存。非如近人之昌言拉丁化者，完全失去中國字之面目與骨幹，而民族精神亦將隨之而淪陷也。吾人試讀鐘鼎款識，泰山碑文，有不油然而發懣古之幽情而自覺歷史之悠遠耶！漢晉魏唐，大書家肩背相望，其遺墨拓本精英所萃，裝以縹緗，陳之几案，懸諸堂壁，流連玩賞，有不令人神往，頓易其觀感，而頓益其聰明耶！書法可通于畫法，畫情可通於詩情，詩書畫三者，常爲吾人之心靈一致的描寫，且常使吾人發生其關聯的美感，超拔深遠，直造成高尚之人生。在他國，字不過爲表達文化之工具而已，在吾國則字的本身，即是文化，此乃我民族所獨具之特色，凡在粗心淺學之人，或未能領會及此。

昔人評古來各大家書法，嘗云王逸少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柳公權如深山得道，簪煉已成。蔡君謨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顏魯公如項羽按劍，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此類形容之語，皆極其生動逼真。書法如斯，其人之神情氣宇，亦每酷似之。蓋一人所寫之字，由其字形字態字體字勢，輒足以見其人之剛柔清濁華樸雅俗廣狹厚薄也。米南宮之剛健婀娜，趙松雪之圓熟輕勻，每一紙每一筆，幾無例外。善觀人者且進一步，由此而測驗人之賢愚巧拙壽夭壽夭，豈徒中國字爲然，西洋人亦有擅此術者，能從人所寫之字，以推斷其性情與遭遇。書法之關係於人生其密切蓋若此。是故精修勉行之士，欲變化其氣質，擴廓其

胸懷。整定其意志。安暢其精神。而河振助於學習書法而漸能得功。獨可變清。俗可變雅。方化爲圓。柔化爲剛。存習斯篆者其神必凝。習隸者其氣必奮。舉一例百。學者可隨其性之所長而摹臨以再求。其爲道又宜審其性之所短而擇習以自改造焉。所種益於個人之前途。當非淺鮮。此乃吾言之第一義。其欲藉此以克濟於書家之林。或竟能自成一體以傳名於後世者。則固於第二義。非人之所能。亦非人之所需也。

書 家 逸 事

王羲之爲門生書柴牀板事

嘗詣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柴牀，几至滑淨，乃書之，以章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括盡，生失書，驚懷累日。（見張

孝遠法書要錄）

永字九法論

鄭岳

永字九法圖



自古論書法用筆，其大意不出於掌虛指實，懸腕懸肘，五指齊力，萬毫齊力，筆筆中鋒，筆筆送到而已。至於解釋八法，及形容筆意者，各是其說，稍有齟齬，輒相爭不下。余擇其尤者，參以己意，而暢論之。永字八法，為側、勒、弩、趯、策、掠、磔、隸、懸。側為側，如高山墮石，落地猶有跳躍之姿，以喻用筆如空中擲下，沈沈襲襲，空河浮駘紙面，所謂功透紙背者是也。勒為勒，如懸崖勒馬，臨險而歸平穩，以喻用筆不可平鋪，屢有漸激之勢，而能穩會此意，則縱筆難矣。弩為弩，如弩之怒發，而使全力透達於鋒，此正欲筆鋒射到之處，而蓄消無蓄之力，如此可以思過半矣。隸為隸，如善舞者，側足而疾收，稍一散逸，必致蕩敗，別筆亦和。

之，欲得此法之精到者，可不時而習之乎。爲策，如策馬之勢，其妙用難言之矣。鞭之稍極柔，而用之者，剛在其中矣。上下左右，疾徐輕重，非如法度不爲功。策筆之法，無異於是，幸細參之。爲撥，如過翼經眼，離目漸遠而漸微，縱至極微渺處，不可謂之無鳥在，是喻筆鋒之送到處，不可飄忽也。爲啄，如鳥之啄食，甫張口而急合，以喻筆鋒之乍開而急斂，所斂之處，猶若鳥啄之堅且銳也。爲磔，如刑之有磔也，使石礮之而波裂骨髓，此喻筆鋒之極致，鋪毫至此，則難以收斂矣，必欲急收而急斂之，是斲筆法之能，用力之妙，溫故知新，把握在我，學者宜於此發深省矣。八法之體用大致如是，余謂古人對於此一筆，略而未論，因篆畫一作一。圖師爲一，錄畫作一，離而爲二，草行楷拆筆已作一，其於篆隸顯矣，是永字應有九法，故余作九法論。爲補一法，曰折，如鋼絲硬折，折指而未斷，其形如彎折，其意若鈎圓，非斬釘截鐵之露芒角，折腕脫體之弛筋肉也。折筆可縱橫離合觀之，不失爲規矩準繩，是爲得之耳。

書 家 逸 事

王羲之訂婚經過

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郗，導令就東廂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并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耶。勸之，乃委之也，遂以女妻之。（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一王羲之傳）

說 篆

商承祚

書之類別凡五，曰篆隸楷行草，此五者，人人能習之，而未能精好也。以其難易言之，楷最難而篆較易，蓋藝術之道，入手易則成功難，入手難其成功易，楷書畫而習之，以至終老，自古及今，獨絕一時，能有幾人，優劣人人能辨之，以其普遍而入手易也。篆書之時代遠，而接觸之機希，故人以為難，其實難於入門，若途徑新啟，則其易有出乎初習時畏意心理之外。予八歲即喜篆書，祇知其詰屈美觀，而又深畏其詰屈之神祕而何以詰屈也。稍長，楷法之餘，遊於篆字，舉凡圈引皆不得其法，習之數月，幾欲擲筆，老輩中無可承教，即所得亦皆揣摩泛論，不能指導培植以破其疑，然後感於其難非習之難，而又得師之難也。民國九年，從學上虞羅氏，其甲骨鐘鼎小篆壘壘一時，每見磨墨盈盤，即趨侍引紙，辨其用筆之方，而聆其書法之論。至用筆輕重緩急，執腕順逆，變化毫釐之間，而超乎筆墨之外，意會神通，非能口授。歸而揣摩，積其日久，隨有一得，予心而應乎手。今將廿餘年來所學所知所見所悟之經驗，筆於是篇，庶使初習不至入於枉途。其中論斷，全憑記憶所得，歷代篆人書法一則，本學術立場，或化除畦徑，主持平之推論，但求心安，恐仍有不愜於讀者，仁智之見，是非之難，其取釋焉可耳。

一、篆體

登高必自卑，築垣必其基，習甲骨金文先小篆，其理一也。未聞舍卑下而可躡巔頂，基未墜而牆不傾圮，不由小篆以溯其源，而能得甲骨金文之法度。近人初學篆，非曰甲骨，即曰鐘鼎石鼓，好高鶩遠，心頗可嘉，見

解實誤，試思吾儕生三千年後，文字變化至若干形體，稽之距大河，舍舟楫之徐徐，而欲起躍彼岸，豈可能遂？是小篆爲甲骨金文之津梁也。古文縱橫跌宕，形雖錯綜，實具法則，其初未嘗不由平正而申變化，若舍平正而加錯綜，未敢以爲得。

二、篆帖

習篆固須指導，擇帖臨摹亦佔同等重要，蓋入手本不正確，則流於曲徑，終身不拔，皓首難通。許慎說文解字十四卷，部首五百四十部，爲讀說文之基礎，文字之偏旁。說文刻本不勝計數，筆畫譌誤，結體疏劣者亦復不少，而以陳登手寫刻本爲第一。（粵粵人，字蘭甫，精小學，尤善小篆，其說文刻於粵。一字一行本。）寫部首爲帖，結體準確茂美，則以吳大澂楊沂孫二家爲尙，吳參以鐘鼎筆法，方整渾厚，楊圓潤秀逸，市間所售，據墨本影印，下真蹟一等。及得其諳屈之法，則易南唐徐鉉所臨秦繆山刻石，宋鄭文寶刻於陝西西安，又一刻在山東鄒縣，秦本瘦而魯本肥。邨邪刻石，氣度融渾，惜多剝蝕，初學恐易流於滯拙，繆山講遜，矩矱尙存，結體可窺，用筆堪尋，及至橫平豎直，圓轉應手，而後始可上及邨邪。蓋繆山者，固其根本，穩其肘腕，而邨邪者，嚴其體態，培其氣韻也。魏正始三體石經中之小篆爲極好之字範，轉折方整，接筆明晰，惟其垂直略尖，應改圓勢，恐變本加厲，而易滋流弊矣。

三、篆法

篆書形長，寫時體格長二寸七分，寬一寸七分，據此度消長。字不宜過小，（最小如上度）以免日後氣勢不能舒展。初寫篆書，苦不知如何者，筆次序與楷書略同，如日先橫而後左右，（先左右而後橫亦可惟口

字則必先橫。兩面垂書不宜過曲。左右斜筆亦當如是，否則輕弱。艸字中直當與左右筆齊，竹則反是。山字前人以兩筆出之，略疊難周，可分爲四，先點，次橫，繼以左右。後點亦可。而乃則宜兩筆。門當先將兩寫畢再及左右垂畫，俾易對稱，布白停勻。又字上筆原由一而下曲，亦可分爲二，卽垂澗後，將下小橫畫逆接之。

入手之初，結構易犯之病凡二，獨體字上疏下促則痿痺，合體字左傾右拒則懈弛。糾正之方，緊上鬆下，左右相顧。匪惟挺故，氣復貫注。轉處不可過圓，須知頓錯，意到筆留。韻由是生。今所見之鐘鼎碑刻，筆畫成陽譚反文，是爲範。三、鼓鑄時，將銅注範中，而成正體揆文。四、入範時，筆畫容有未清晰，或鼓鑄間爲流質所侵沒，器成後，必須用刀一一修治刮光，經四次之變革，祇存字形，筆意盡矣。碑刻由匠人鈎勒上石，轉折鋒芒都爲削去，光潔圓滑，已非本來面目。鑿器經二三十年之沉埋，如遇土質鹹澇，文字必有殘蝕，碑刻刮風雨而剝落，景響尤大。吾人習其班剝者非也，縱其光潤而無轉折者亦非也，然則何居，曰當追想當日寫時之清靈，接折之筆迹，則庶幾乎。

執筆指宜凌空，管正不倚，下筆中鋒，則上下統橫無阻滯，前入所謂鵝掌法，卽四指舒昂而不內拳，後人臆解，遂爲所惑。康有爲薄唇輕言，其廣藝舟雙楫，閱之徒亂心意，本人亦復言行相違，未嘗能躬親厲行之。

起筆毋重，住筆毋尖，回環合抱，體態莊嚴。小篆之筆柔而勁，金文之筆勁而柔，勁而柔易，柔而勁難。如運乎此，則篆書之能事盡之矣。

四、各體篆

小篆既具根柢，始可漫及他體。漢碑篆額，或方盤，或瘦勁，多宕逸可喜，惜一類爲字無多，而勢各殊，可擇其筆意相近者臨摹之。（中華書局印行之漢碑類，收集雖未完備，可觀大略。）開母廟碑其字體方，用筆圓渾不具擧。魏三字石經小篆可多臨摹，以其近於邛邪諸石刻。吳天璽紀功碑，氣勢雄奇磅礴，魄力之大，莫可比擬，用筆方削，學之不成，易蹈偏鋒，禪國山碑體態雍容，可三致意，漢祀三公山碑，猶存隸意，字體長短任意伸縮，祇堪玩味。袁安袁敞兩碑，別字既多，氣韻復薄，殆晉時所追刻。石鼓爲秦刻石，迹近鐘鼎，熟於篆始能著筆。金文以周器字爲最多，大盂鼎行筆方整，氣度雄偉，猶存殷商遺矩。毛公鼎渾元，有如楷書中之魯公。散氏盤文多錯範，筆畫糾縲，非精於字學，未嘗不寫誤。列國金文，如宋齊梁陳秦楚等，較齊柔和幾近小篆，而茂美曠觀正矣。秦公毀者，大篆之孫，小篆之祖，雖隔千萬遍，有利而無弊者也。木刻及石刻鐘鼎書籍，決不可據，尤以薛氏鐘鼎款識法帖，謾說最多。甲骨爲契刻，筆畫如百練鋼，今以毛筆寫之，實大不易。鐵線篆筆畫如一，布白務極停勻，重在形體，有轉而無折，僅以功力稱，不能以韻勝，浮薄而欠沉實，幸陽冰城隍廟等是也。

五、多讀篆書多見墨本以養其詞

寫篆不讀篆書，猶畫蒙離乎影本而不知着墨。說文爲籀篆基本書籍，若能寫若干通，則會意假借之意，形聲兼合之法，可以略得旨趣。鐘鼎專書尤夥，莫大盂鼎齊魯古錄，吳式芬據古錄金文，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每器皆附有釋文。字書中以容庚之增訂金文編最爲於慎完備。（商務印書館印行）甲骨文拓本有刻鴉鐵雲龍龜，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後編，續編，精華，鐵雲龍龜之餘。而王國維殷虛書契殷虛文字，容庚殷契卜辭，郭沫若殷契粹編，及于之鵬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皆附有考釋。字書中有羅氏殷虛書契考釋，王襄殷契類編，于之鵬虛文字類編，孫海波之甲骨文編，皆爲必讀之書。識字途徑。我國對於一切藝術，首重氣韻

多顯多見以孕育，下筆自有千古，而不流於凡庸。秀麗柔弱，筆墨不燥，猶可挽強，庸俗粗獷，無法救藥，諱
諱百病可治，惟俗不可醫，至哉言乎。

六、筆墨紙研

古筆短穎無長鋒，長鋒不可用，西北出土之漢居延筆可以參證。羊毫太硬，紫毫過剛，羊八狼二則剛柔得
乎中。鋒不宜全開，全開則力難達，最多以八成爲度。蓋腕運於指，指達於管，管迫於鋒，留其二使管與鋒有
所聯系，旋轉自如，而免失其控制。初寫篆，起筆易露芒角，回鋒則圓滿，前人剪尖，萬不可從，筆意存乎鋒
，而中鋒之主，端賴是也。又有將指捲如管，管其末茹墨書之，雖成天然之玉柱體，而筆筆無力，索然寡味，
徒具芻形而已。

墨不宜宿，宿則滯筆，墨汁傷筆喪鋒，有百弊而無一利。

初習篆，紙不可過滑，宣紙有生熟之分，平時兩用，熟其性質，以免日後有所偏向。

研池宜大，雖不必端歛，勝券質堅細用之。世人好以有文字漫漶作研，駭體傷膚，殘賊古物，予所不取，
且陶質粗劣，發墨不細，注水易乾，膠黏妻鋒，難於回旋，謬謂善書不擇筆墨研，實爲謬言，善事利器，古人
豈欺我哉。聞東坡揮毫之先，磨墨盈盤，用時隔以沸湯，故墨厚有光，香氣四溢，如汁粗劣，豈能若是。

七、歷代篆入書法

唐以前，彝器出土少，金文風氣未開，故無書之者。騎省以善小篆稱，厥後則李陽冰，結體多未安，踴促欠
大方。乃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何其空也。宋郭忠恕汗簡三卷，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原書十九不傳於世，文
字奇譎，未盡可據，當爲六國以降好奇之士所擬造，關帖中篆文，同有此弊。宋小明篆，聞見於墓誌蓋，規矩

制度，文字之法，蕩然無存。明安國好篆文，尤酷嗜石鼓，舉畢生精力，羅致宋拓至十本，其小篆見所題石鼓甲本，凡數百言，未敢稱善也。有清乾嘉之際，金石之風盛行，競相搜集山川所出鼎彝古文，荆莽隱晦之廢若碑刻，或成專書，或資臨摹，鄧完白精四體，絕羣一時，而不及鐘鼎。錢坫小篆，好作闕臂長足之姿。朱爲弼張廷濟輩，雖能金文，亦不過徒具參差狀態，而未甄遠古筆法。陳介祺所藏金石陶瓦，甲於僑僚，鑒別之精，前無古人。鐘鼎法則，可窺堂奧。胡澍吳熙載楊沂孫篆皆平當，莫友芝穩健大雅，趙之謙劍拔弩張。許士陵金文小篆，氣度雍穆，惜未能舒揚。王澐橫相直細，闔肩長足，媚氣揚溢，篆法蕩然矣。吳大澂勁於篆學，鐘鼎用筆，略得其秘，惜接折不露痕跡，失之拘癡，丁佛言知其非，而未能盡脫羈絆。羅師掇玉峭拔遒勁，澗雅安詳，如天馬行空，寒谷傲梅，啟小篆用筆之方，握甲骨金文不傳之鑰。鄧孝肯晚歲小篆，極見工力，行筆瀟灑，流麗柔和，能窺曠省之堂奧。吳該卿以善書石鼓聞，變合文平正之體而高聳其右，點畫脫漏，行筆齧齶，石鼓云乎哉，後學振其名，奉爲圭臬，流毒匪淺，可勝浩歎。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爲自然之梯階。寧入正軌而平穩，不蹈歧途而險巖，與其博一時流俗之譽，曷若終身無愧於心，此予所以力主摹古而不隨今，意在斯也。

書 家 逸 事

米芾作書之顛態

米一日回人書，親舊密於窗隙窺之，寫至帝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見清波雜誌)

說 燕

臨池隨筆

張宗祥

執筆之法，聚訟紛紜，半是欺人之說，予決不爲古人所欺，自守余法。余法至簡，大指在食指中指之間，無名指墊筆之後，小指墊無名指之後，如此而已。大指在中指食指之間，則筆之運用靈活，以無名指之力爲不足，使小指助之，則筆之縱送有力，五指均得其用，各盡其力，自然筆虛指實，能事畢矣。他皆嚴道，不足信也。

執筆過低，雖作小楷，勢不能盡，東坡一生卽坐此病，撇捺盡處，加倍用力，亦覺加倍吃力，故無論懸腕與否，大指距毫必須二寸以上。

宋以後人每以懸腕相矜，自晉至唐初諸人之書，不懸腕不得也。桌椅未備，席地而坐，至多面陳一小案，腕欲不懸，其何可得。桌椅既備之後，凡不須運用腕力之字，而必懸腕以赴，此真煩惱自找。（幼時見先君作二丈榜書，縛麻成帶，跣足踏紙上，全身用力，其勢然也，以大喻小，腕之懸不懸，視字之大小可矣。）

聚毛成筆，概名之曰毫，毫之端曰鋒，毫有逆用順用轉用仰用，或逆入順出，或順入逆出種種不同，然其鋒必居毫之中，方能無弊，何也？鋒者毫之將帥也，此中鋒之說也，世人乃就已成之字形中求之，碰壁宜矣。甚或流爲髮鋒，慎伯又造爲中間一綫之墨最後乾之說以當之，吾誰欺，欺天乎。

慎伯一生，行書魄力雄偉之至，然欲實行筆鋒平鋪之說，傾仄之弊，時時不免，何道州曾極誣之，予以爲成名之後，欺人之作，不獨慎伯不能免，卽道州亦豈能免，所恨慎伯得方在武嬰昇仙太子一碑，而藝舟雙楫中毫未道及。慎伯能發劉諸誠學董，獨不預料後人能發其學武，枕中鴻寶，何祕之甚也。（紫陽學奏會之，嚴分宜，陳白沙，又學紫陽，李斯之篆，後人恨刻石之少，藝術自藝術，人品自人品，慎伯所見狹矣。）

行艸中須兼篆隸，此說最不通。昔康南海自書六十壽詩，任公爲石印送諸友，一日相晤，任公問我師書法近如何，予曰，予有贊語在冊上，請閱之。贊曰，合鐘鼎篆隸行草爲一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且指以示任公，某字起筆爲隸，第幾筆爲篆，某筆爲行，某筆爲艸，此實一盤炒雜碎耳。任公大笑，因曰，我師眼高手疎，實所不免，然子評亦太刻矣，予何以斷行草中不合篆篆隸？（一）工具不同，隸書工具尚相近，且力弱不知筆鋒平鋪紙上之說者尚可間隨以補其弱，至篆則筆墨皆異，漢人所寫碑頭已因工具不同之故，變其體勢，完白所隸更與古異，王良常，洪北江，孫淵如，錢十蘭四家，以秦篆名，筆皆剪去其頭以求形似，使此四家以剪鋒之筆作行草，能成字乎。以剪過之筆不能作行草，則知不當以行草之筆強其作篆矣。（二）結體不同，行與艸結體尚不應同，至宋人始沿唐人草稿之習，行草相混，奈何使篆隸之體混入行艸乎。且爲此說者，將以爲美觀乎，時服而柔圭，多見其不倫不類而已，何美之有。將以示博古乎，未聞羲獻父子一問鼎彝秦漢之作而致力於其間。從可知篆自篆，隸自隸，行自行，草自草，各不相謀，決不容相混矣。或曰爭座帖後半大有篆意，予答之曰，爭座係一草稿，魯公起此草時，決無易筆之理，由前半觀之，所用之筆可作徑寸之字，迨乎後幅，以大筆作小字，且又隨意寫作，自有此境，此豈能據以爲證耶。

柔毫起於趙吳興，此亦冤獄。予所見吳興墨跡，臨淳化閣帖八卷，（缺二卷）參同契小楷及其他手札，無一不用剛毫者，東坡評諸葛氏之筆曰散卓，卓字不獨盡剛毫之義，且能將製筆之法，以散之一字形容盡矣。

予向與百里思合作一書，上半論中國書學在美稱上之位置，下半論中國書學源流。其稿發於百里，而以下半部歸予，予書成而百里之書久不繳卷，鄉友要稿，遂寄滬上，予弟徇鄉友之請，印數百冊分送，一時都盡，距今二十六七年矣，稿亦不知何往。來陪都，予嘗見屢索，苦無以應，不得已，欲以論書絕句補贖，然此稿亦遍覓不得。予嘗見屢書相催，若索舊債，因拉雜書此數期，以結此案。王仲玉嘗書以三字謂人口疾虛妄，予今所寫，亦本此旨，至或此或有是非，則請問之莊叟。

學書詹言

彭醇士

書學

五八

自庖犧書卦，蒼頡制字，古文篆隸，相滋以生。今之真書，卽古隸法。行草二體，導源於茲。故學者必旁通二篆，研求隸法，先習真書，端正勻停，然後肆筆行草，自然臻妙。昔賢所謂筆跡須有本原，偏旁皆從篆隸，藏鋒折搭之工，向背開闔之勢，隱顯之間，皆存是道。宋高宗云，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法書通釋稱八法之道，肇自隸楷，崔蔡鍾張，皆秘其說，二王之後，傳之永師，降及歐虞，尤宗其法，既以所用賅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八法者，永字八筆是矣。一曰側，二曰勒，三曰努，四曰趯，五曰策，六曰掠，七曰啄，八曰磔。

側者點也。而謂之側者，側下筆使筆鋒右顧，審其勢而側之也。

一勒者橫畫也。而謂之勒者，謂遶筆而行，承其虛蕩取其勁澀也。

一努者中心豎畫也。而謂之努者，豎筆微努近左，然後遶筆下行，使不直率，故不得豎畫也。

一趯者挑也。而謂之趯者，其法借勢於努，躡鋒得勢而出，期於倒收若跳踢然，忌於平出，故不言挑也。

一策亦畫也。不言畫者，其法仰筆遶鋒輕擡而進，有鞭策之勢，故言策，不言畫異於勒者，勒則兩頭下中高，策則兩頭高中下，勒者使之回，策者使之進，其意深矣。

一掠者拂也，撇也。而謂之掠者，側鋒左出，借勢於策，迅筆左出，取其勁險，盡而爲撇拂，則輕薄無此肥厚矣。

一啄者亦撇也。不言撇者，取鳥啄物之義。

八磔者波也。而謂之磔者，微直曰磔，橫曰波，其法趨筆戰行，不徐不疾，欲盡復駐，勢是以磔。
崔子玉八法陰陽遲速論云：

側筆者，左揭腕，腕鋒著紙爲遲澀，迴鋒覆澀是峻疾。

勒筆者，鱗筆右行爲遲澀，迴筆左勒是峻疾。

努筆者，搶鋒逆上頓挫爲遲澀，努鋒下是峻疾。

趯筆者，蹲鋒於努畫之中，頓挫取勢爲遲澀，得勢險激左出是峻疾。

策筆者，搶鋒向上爲遲澀，迴鋒仰策是峻疾。

掠筆者，右激逆搶爲遲澀，左揭腕右掠是峻疾。

啄筆者，左臥筆坐鋒向右爲遲澀，右揭腕左啄是峻疾。

磔筆者，緊趨戰行爲遲澀，勢極磔掣右出是峻疾。

顏魯公八法頌云：

側踳鳴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鸞環而勢曲，趨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淺而速進，磔抑蕙以遲移。

柳柳州八法頌云：

側不媿臥，勒當思平，努過直而力敗，趨宜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掩，磔趨蕙以開擊。

觀古今書家對於八法無不精通，雖鍾張祕守之言，未免過甚，而顧柳宗師之說，殆可信然。蓋文字萬變，不離點畫，點畫既工，書法自妙。八法者，所以教人以點畫之道也。至於結構成字，因類賦形，濃纖疎密，務合其方，長短肥瘦，各致其妍，一字之內，須有向背，一畫之間，亦有頓挫，僧智果心成頌云：

迎展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滯感半腹，間開間合，隔仰隔覆，回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疎則補綴，分若仰背，合如對目，孔單必大，重並乃促，似側似斜，如斜附曲，單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進行妙在，相承起伏。

姜堯章亦曰：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豎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翅鳥翼，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攏，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是知八法之後，貴能結體，結體之佳，尤在用筆，粗舉其略，以概其餘。（未完）

書 家 逸 事

趙子固落水蘭亭

子固從僉論處得姜白石五字不損稜序，喜甚，乘舟夜泛而歸，至雪之弁山，風作舟覆，幸植支港，行李滄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間，手持禊帖，向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見齊東野語）

學書經驗談

曾履川

我是在福建舊家的家庭中長大的，所以對於寫字一層，我祖父我父親，都特別的注意。我祖父伯厚先生，是前清的進士公，他的字是從歐字入手的嚴體以外，還能寫一筆好草字。而我的父親浩亭先生，雖因廢了科舉，不會由科舉進身，但是他也用過二十幾年工夫，來寫卷摺體，簡直把右臂都寫偏高起來了。他那一筆玄祕塔，也是極有工夫的。我在小時摹紅格完了以後，便學寫我父親的字，十歲左右，他便給我一本清人臨的小字本九成宮醴泉銘，那時我父親在紙店爲我印九宮格，寫了二年，每天晚上，我父親必定爲我加墨，並且有獎品，得了三個圈，心裏格外高興，寫得也愈加起勁了。

到了十二歲，我考進了客籍高等小學堂，這個學堂，是專爲在四川做官的子弟設的，是大少爺學校，我祖父雖然做了州縣，但是我也勉強在大少爺之列，考進高小一年級，那時監督是譚璧周善培先生，他也是四川的大少爺，從過榮縣趙先生讀書，爲人精明隨幹，那時做四川勸業道，頗有詭名，他很講究寫字，但是他的字是比顏魯公還要肥，四川的人也有許多學他的字，我在班上，每次考第一名，所以他很注意我，看了我的歐字以後，他叫我學麻姑仙壇記，所以我特地勉強學了幾天的顏字。到了辛亥十月，四川革命，周先生走了，學堂也就遷移正寢了，我的顏字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我十四歲考進成都中學以後，對於寫字一層，便因功課太忙而中輟下來。但是我有閒時，便替我父親抄寫，那時我祖父在北平做事，他老人家會寫一筆草書，他寫家信常常作草書，我因好奇，寫信給他老人家，也作草書，我祖父便教訓我說，草書也有法度，不是隨便亂畫的，并且你如果託朋友一件事，亂繕草書，碰着他不認

識草字，豈不是就誤你的大事麼。但是我還是東塗西抹，絲毫不改，我祖父一再寫信告訴我說，凡是寫字，須先把楷書學好，再寫草書，譬如小孩子不會爬先要跑，豈不要跌倒嗎。

到了二十歲，我到北平進財政商業專門學校讀書，碰見同學陳小奇先生，他的字體，與我平常所見顏歐柳趙不同；我問他學的甚麼體，他詳細告訴我，我才知道他是學龍門二十品的。因為北平得碑帖比較容易，所以我那時也就大買其碑帖，大寫其字，大看其藝術雙楫，廣聽舟雙楫等書。我對於龍門二十品甚其雄強剛勁，但是那一種劍拔弩張之姿態，也不感覺十分興趣。在這各種南帖北碑之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飄逸不羣的褚河南，縱橫排盪的懷素自敘。有工夫便略臨摹，以不用功的我，這樣的隨便亂畫，也勉強見得人，雖然無所成就，但是我所得家庭師友指導開示，勸勉督責的地方很多，我現在想寫在下面，藉供學書的參考。當我十二三歲小時學寫歐字小楷寄到北平與我祖父看的時候，我祖父說你的字體很遒勁，但是凡小孩寫字，必須從歐字入手，因為歐字是方正平直的，必須先學到方正平直，然後無論學二王顏柳，學趙董蘇米，都無所不可。又對我說，學草書以懷素為第一，所以我學草字便從懷素入手。到現在雖然也知道二王的妙處，但是一下筆還逃不出藏真範圍，這是我學字所得第一個影響。

當我十四我在交通部做秘書的時候，年紀才二十幾歲，那時部長是番禺葉遐菴先生，葉先生不祇是交通專家，也卓然是書法大家。當他命我代他寫了一篇墓志銘以後，他復我的信說，近代寫楷字的趙山水，失之於甜，顏印伯先生失之於野。如以你的筆姿寫下去，大有境界可開。因之我寫楷字的興趣，更加濃厚了。我的朋友吳稚鶴，賀孔才，潘伯鷹諸先生，都是書學名家。吳先生的書是從史晨入手的，寫了十餘年，我曾問他學分書當從何入手，他說寫分書有兩派，一派是館閣體，如史晨乙瑛曹全等，方整流美的。一派是摩崖體，如張遷鄧闢褒斜石刻等類，雄峻迥美的。你學分書，還是從三頌入手為是。褚與禮器同源，你寫禮器也好，所以我兩個小孩子入手便寫張遷。我所愛的還是石門頌。當我寫幾張分書送給章行嚴陳真如兩先生看後，兩先生都說你的

起筆不乾淨，應該注意，我於是就注意起筆，最近我寫了一堂壽屏，真如先生看見說，你起筆是好了，但是收筆還太快，大概你的字天姿筆力都極高，但是工夫少，所以不夠，這是我對於學分書的經過。

沈尹默先生是當代書學名家，他對於帖學，是精到之極，於碑帖的源流，諸家的高下，羅羅清疏，潘伯鷹會比他爲柱下老聃，真是不錯。他嘗說屢川不寫字，我總不怕他。到我寫了兩天字，他又說，屢川寫得快，我還是不怕他，寫慢了，我就怕他了。而我的同學潘伯鷹先生，也常常勸我寫字，說好在你不常寫字，如你寫了，我們便沒有生意了。如果你寫了，只要兩年下來，當世還有及你的麼。這是使頑廢的我，感奮而又慚愧的啊。

榮縣趙堯生先生，是四川唯一的老宿，他的律詩，真是唐人高響，而他的書法，從顏柳趙的底子，參以北碑，彌覺勁秀絕倫。在他目力未壞以前，五十至六十之間的字，真是剛健婀娜，兼而有之。我記得前幾年我兩個小孩子回井研，避空襲的時候，路過榮縣，我的太太叫兩個孩子各寫集山谷一付五言大對聯送與他，也求他的對子，他寫給我小的孩子的，也是集的山谷，上聯是虎兒筆力能扛鼎，下聯是燕子日長宜讀書。上句是山谷贈米元章的，下句是贈知令弟的，集聯中有勸勉之意，集聯至此，真可算得登峯造極了。他對我的寫字，也有深刻的勸勉，他說我很佩服你字的骨力，但我太放縱一點，如果用焦墨住紙寫，必然更好，最近我用草書寫一封信給他，他回我的信說，你的字有了醉僧放縱的地方，如能夠得着他收斂的意味，那五百年中一人了，這種的稱許勉勵，真是使我慚愧得很。最近因爲沈子善先生要發行書學刊物，叫我寫點關於學書的文字，我是不會作概論的，所以把我學寫字的經驗，略寫一點，求海內諸家的指正，或許可以做學寫字一點參考罷了。

廬 論 書

錦 江

(一)

吾嘗論吾國書畫之基礎在線條，其相差者：只鋪、斂、聚、散之變化耳。如側之與礙，乃線之鋪與散也，有如山水中之披麻皴，花卉之佈葉舒華也。勒之與策，乃線條之斂與聚也，有如山水中之斧劈皴，花卉中之出枝勾脈絡也。他如勾、勒、點、染，概未以線條之操、縱、放、收總之。斯、冰、歐、褚，善斂其線條者也。顏、蘇、米，則善鋪其線條者也。然此其大凡耳，善書者鋪中能斂，斂中能聚，前人有云：作字須有操縱，起筆處極意縱去，回轉處竭力騰擲，自然結構穩愜，所謂百丈游絲，在掌中也。米元章無垂不縮，無法不收，亦極運用自然之理。

(二)

執筆之法，古今論之詳矣，昔人以「撥鐙」狀執筆之法，而論撥鐙之狀者，多以並乘各不相犯為說，蓋以馬蹄鐙容足狀之，安吳論書亦述其說，夫執筆明明用手，今以足狀之終嫌不愜，蓄之胸中。蓋年矣，西征以來，往往就油鐙閱讀，一夕，偶以筆管撥鐙，似有所悟，蓋鐙即燈也，古人以撥鐙近似執筆，乃以此二字狀之耳，自喜沾沾，還以證之博雅。

題 十 七 帖

潘伯鷹

右軍十七帖，多與周益州。文字少斷缺，辭旨甚易求，鬱然見素志，使人思前修，藉令書不工，猶足傳千秋，吾嘗夢見之，豈弟禁而周，日暮兩三行，樂以忘我憂，徒知索點畫，何以異刻舟。

老去思蜀遊，落筆輒不忘，古畫欲摹取，倦倦問講堂，成都城與屋，遠想寄慨慷，登嶺事不朽，遊目恣徜徉，但恐前路逼，後約堅具裝，惜哉竟不果，永令虛所望，吾今亦何爲，五載流蜀疆，干戈迫寒餓，憔悴日斷腸，安得雙健鬪，送我還故鄉，沉思復痛哭，吾鄉在何方，人生雖異恨，萬古同茫茫。

遠書問鹽井，爲欲廣鴻聞，質之以目見，恐復徒云云，昔余遊其地，比竈連窮村，陰火出地底，白瀟汲深源，寧知辛勤極，乃欲貧無裨，至今直益高，談食傷元元，淮海帆久絕，蜀井乃獨尊，誰歟擅其富，嗟乎坦腹君。

傳聞廣安吉，筆法未嘗見，年老欲乞外，位卑敢辭賤，此子定何賢，願得右軍薦，吹噓辭獨慙，中表附攀援，欲堅刺史諾，小郡出青眊，當時事若何，千歲過如電，留茲龍虎迹，吉也待佳傳。

性本樂自然，種菓所篤喜，矧在田里間，益愛致其子，櫻桃日給膳，來禽與青李，函封多不生，囊盛誠遠使，不知成陰日，仍有嘉實否，嘗復手新摘，朱碧映棠儿，兒童定爭食，或擲鵝池水，凌夷于戈際，漂泊痛如燬，僥生幸已多，大願敢及此。

七兄及一女，相次皆同生，吾衰王逸少，負重乃若輕，內外孫十六，轉謂足慰情，從來王謝族，高門坐吹笙，何知食指繁，豈有凍餒擾，以我困寒難，妄意憐王卿，可笑不具量，此意何由平。

譙周有賢孫，栖隱遂其志，豈伊學易深。王侯有不事，天下方騷然，寧可遽爲治，項王馳騫餘，適以待劉季，庸夫自高枕，豪傑等過臂，赫赫桓宣武，當時極威勢，帝祚力足移，斯人竟莫致。

子雲家故貧，寂寞味玄覽，長卿酒罇側，覆鼻久醺醺，君平獨賣卜，花竹靜澹澹，軒昂萬古人，白骨蝕幽

窘，殷勤問其後，異代意彌慘，寄謝王會稽，君子澤易斬。鬱泚始讀書，龜勉歷歲月，豈不通其辭，終有一塵隔，中年飽憂患，乃漸與之接，反覆味其言，一一先我設，百事真可知，慷慨更嗚咽，識途恨不早，晚蓋及今決，安敢謝時人，芻豢良所悅，流觀右軍帖，將謂求筆訣。

書 家 逸 事

米海嶽(芾)自稱刷字

海嶽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能書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勸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見海嶽名言）

與吳敬生兄論書

張宗祥

（在桂林時一日敬生兄來與之縱談書法師去因括所與談者爲一詩）

宗祥註

我欲師晉人，晉帖鉤摹神已損，我欲師宋人，宋賢規範去晉遠，平生自詡有墨緣，真跡八千曾披看，雖爲以經少名手，楷法端妍亦強半，其中六卷最名高，二爲東晉四六朝，用墨之濃若點漆，運筆之快如揮刀，乃知魏晉各名帖，自上石後存皮毛，况歷宋明將千紀，翻刻紛紛不可記，裹鋒滯筆類凍蠅，百字難存一字意，會心墨跡苦追求，戎路數行差有致，宋人學晉米太奇，縱橫突過王獻之，可惜不能作楷字，東坡居士能書碑，執筆過低亦憾事，墨肥肉重非我師，君謨拘謹山谷怪，蔡京筆妙名節卑，風子韭花成絕響，宋人風尚從可知，我言學書如練卒，須擇一家致精力，倘然基礎未能堅，烏合萬人難部勒，宋疎晉遠兩難宗，低首唐賢求一得，晉書最重貞觀初，則天繼集王家書，萬歲通天渺不見，蘭亭猶贖千本奉，阮褚顏徐各樹幟，若求筆法承規模，况有魏深北海李，遙遙千載躍玉起，神龍巨象思翁許，何處能容趙承旨，入晉之室唐爲堂，六朝名跡供參詳，用力翰勻用筆快，頁君一語君莫忘。

論書法復學生某

王孝燧

比得復。久不見弟手蹟。開顏致力勵功。乍見實亦改觀。細斲之，不得不爲吾可愛可畏之學人進忠告而善道也。開晉且近賢書法。鄙夷臨帖。以爲不足法。下筆當碑。展楮必金石。修飾拙僞。若自翽過鴻都門觀墨帶。已學古有獲，一施效顰。無施不妍。僥倖立異。高邁無倫。亦有別自樹幟。蔽其嚮者。以鳴得意。羣從附和。欣逢圭臬。尤而習焉。成爲風氣。非今非古。不俗不雅。似是而非。不啻散布瓦斯。流毒青年。吾弟作書。本未墮入魔道。今亦漸謨步趨。追逐人後。若不如是。詎譏大方。敢進一言。昔人學古。仍求有我。如學今人。并我而無。中無所主。懸旌飄蕩。頓擯靡止。希望以學碑爲筋骨之助。學帖爲潤澤之藏。可於寫篆楷收藏起結之絲。可於作隸知行動波傑之趣。草書楷則。皆有根柢。卽易運腕。融碑爲帖。妙境環生。取帖作碑。自然三昧。碑帖何分。皆我短長。千慮之得。永作矜式。尤復縱覽古今人墨蹟。辨其得力處安在。審其入門處是非。知其名實合符。毋拾牙慧。毋遽詬病。寢饋既深。閱歷益久。而氣概亦自堅固。不佞官無所得。荒率自揚。然手生而自翽眼高。以弟欲有書法之精妍。懇勸爲問。故自忘在莒。不禁有懷欲白。何如當日話雨軒中。蓬密之一助。它不一。惟蜜不盡。

與沈子善論書函

商衍鑿

子善吾兄大鑒。前兩月會到新津大邑那喇一遊，歸來正值伏暑，百事俱廢。益奉七月廿五八月七日手教，敬悉教方宏願，提倡書學，極佩。徵及鄙文，本應撰稿求正，但弟年來學殖荒落，碑帖書經，客途一無所有，參考無從。昔年會撰有淳化閣帖考，三希堂法帖考，（內中每帖源流真偽均有考訂，）兩種殘稿未整，亦未攜出，想早已在匣中。若僅發空論，則古人所言已多，恐難出其範圍，躊躇再四，爲之悵然，茲謹題字呈上，請候尊裁。愚盡畫話，爲友贈詎兒者，檢寄，其見聞雖淺，亦用心之士也。專覆不盡，敬頌撰安。愚弟衍鑿再拜。

書家逸事

米芾擇婿故事

米芾方擇婿，會建康段佛，字去塵，芾擇之，曰：「旣佛矣，又去塵，真婿也，以女妻之。」（見曹蕙之百華錄）

與沈子善論書函

張宗祥

(一)

子善先生道席。展肅手教，敬承。豈是。拙著書學源流論，寓中已無此稿，不知浙館尙有是書否。尙有論書絕句百餘首，以所見墨跡爲序，雖未寫定稿，在行篋中不知藏於何處，如會中不嫌蕪雜，暇當檢送是正。計畫草案中三代書法用筆云云，擬易爲周秦篆隸，真蹟罕睹，筆墨之製，異於近代，則可斷言，以今工具仿古書體，勢難理逆，良非易事，漢用八分，筆勢乃顯，晉變流動云云。又書家傳中，清代擬益張照、陳荊樞、姜宸英、包世臣、何紹基、張廷濟、趙之謙，（以二梁論、北梁亦有著錄資格，）寫經一類，皆爲墨跡，雖精品不多，用筆用墨，均可概見，似應特列一門，鄙見敬供參考。專覆，卽頌著安。弟張宗祥頓首。

(二)

子善吾兄惠鑒。兩接手書，敬悉台端提倡垂絕之學，不借問禮野人。源流論早無贗書，論書絕句誠如來書所云，未能覓得。今抄送與友人論書一詩，請正，如以爲不入格，棄之可也。弟之宗北海與尹默兄推登善，恐同是一癖。尹默泛濫諸家，用功勤矣，不專守褚法，此其過弟遠矣。讀書論法，則無乎不合者，想此期尹默必有大作，拭目以俟。專頌著安。弟張宗祥頓首。

與沈子善論書函

柯進修

子善先生道鑒。頃觀貴會近訊，情況甚佳，列名者亦多親舊，頗感興趣。嘗謂神州文物，冠冕萬朝，原非夸誕，然今風雅消沉，文敝且無倫，書法尤牛鬼蛇神，行草非杜撰不經，人人異構，即徇俗簡筆不成字體，此非獨庸俗人爲然。余邇某太史素號能書，篆隸尚且功力，願所作行書，輒難辨識。又鄰邑某太史，精通草法，下筆皆有來歷，故雖純草，猶無疑文，可知法度不可不講。書本舉國所共，今古無殊，未可任臆也。茲得貴會提倡，執事主持，當不難納之軌物。掛見初學務主實用，楷書行草，但求魏晉及李唐純正碑帖，以立矩矱。既能成字，而後上溯篆籀，旁肆八分，以赴通會，則隨其才器，或多成就。不然一入歧途，便難解脫矣。略陳管窺，以當一粲。順頌公綏。柯進修頓首。

書家逸事

宋理宗以神龍蘭亭爲奩品

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以神龍蘭亭爲第一奩。（見樊榭詩註）

與沈子善論書函

柯璜

子善先生賜及。月前蒙惠好音，稽顙殊仄。命作書繪存之會中，始終未能報命，真無以自解自恕。稍暇收召神魂，當作數行塞責也。會務想漸有所發展，此事看似迂迴，其實於吾輩讀書者與學問專業，有種種絕大之影響，有心人知之深，淺見人古來豈不知理會也。千鈞一髮，一髮千鈞，千載一時，一時千載，先生此時此舉，令人五體投地，希時有以教之。肅此不盡。敬問教安。弟柯璜頌首。

書 家 逸 事

米芾得御賜硯狂喜

芾爲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指御座研使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臣濡染，不可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硯趨出，餘墨沾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京曰，顯名不虛得也。（見春波紀聞）

歷代書學論文索引初編

論書及題跋碑帖墨戲之文，散見於歷代專集者，篇數甚夥，查閱印證，每感不便。因擬當歷代書學論文索引初編，以備從事於書學研究之參考。其編之趣，有待補正，故名之曰初編。讀者因其所見，可以隨時補苴，如蒙見示，尤感謝也。

編者識

論 文 名 著 者

所載雜誌或書籍

篆勢

漢蔡邕

蔡中郎集

隸勢

漢蔡邕

蔡中郎集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唐顏真卿

顏魯公文集

千藏字書序

唐顏真卿

顏魯公文集

顏王碑陰迹

唐顏真卿

顏魯公文集

題太公丹書後

宋黃庭堅

豫章黃先生文集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宋黃庭堅

豫章黃先生文集

題自書卷後

宋黃庭堅

豫章黃先生文集

題東坡書道術後

宋黃庭堅

豫章黃先生文集

跋相筴經

宋黃庭堅

豫章黃先生文集

跋陷著于太尉家書

宋黃庭堅

豫章黃先生文集

歷代書學論文索引初編

跋秦氏所置法帖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跋王介甫帖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題太宗皇帝御書

跋蘭亭

又跋蘭亭

書右軍帖後

書右軍文賦後

題瘞鶴銘後

題樂毅論後

題東方朔畫贊後

題洛神賦後

跋法帖

題繡本法帖

書道藏經後

跋續法帖

題榮咨道家廟堂碑

題張福夷家廟堂碑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宋黃庭堅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豫章黃先生文集

跋與可論草書後

集古錄目錄

唐僧懷素法帖

寒鶴銘

黃庭經

道教經

小字道德經

唐人臨帖

十八家法帖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御賜飛白書序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跋尤延之論字法後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題西臺書

題荆公帖

題方命帖

題樂毅論

宋文同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文同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丹淵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丹淵集

朱文公文集

朱文公文集

朱文公文集

朱文公文集

朱文公文集

朱文公文集

朱文公文集

跋劉御史述帖

跋文忠烈公真蹟

跋祖澤之龍樂帖

跋蔣希魯密學帖

跋鮮于子駿帖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真蹟

跋唐恭愍公選墨

跋園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跋蘇文忠墨蹟

跋蘇氏帖

跋東坡獲兒章告裕文真蹟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跋東坡辭物中書舍人稿真蹟

跋南軒所與李元帖

跋遠寧傅氏所藏瀝溪伊川真蹟

跋胡文靖公權楮詩真蹟

跋山谷所書香山隱碑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跋何丞相家所藏欽宗御書
題米南宮帖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跋司馬文正帖

跋宋護摩帖

恭題仁宗贈董淵宸翰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恭題汪達所藏高宗宸翰

御書中庸篇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跋秦淮海帖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跋趙君翊所藏張紫巖帖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跋汪季路書畫

跋王順白家藏帖

跋蘇魏公所藏閣帖

跋蘇魏公所藏閣帖

歷代書要論文集訂初編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魏了翁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宋樓鑰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攻媿集

跋任氏所藏外祖任少師帖

宋樓翰

攻媿集

跋徐幹翁真蹟

宋樓翰

攻媿集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宋樓翰

攻媿集

跋可書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宋樓翰

攻媿集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宋樓翰

攻媿集

跋施武子所藏法帖

宋樓翰

攻媿集

鄭南區家陳復齋遺墨

宋劉克莊

後村先生大全集

跋鄭子善通宋游帖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題先人遺墨後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跋奪子美高言書卷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跋李景春萬言書卷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跋歐陽公與子帖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跋崔丞相帖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跋蕭敬夫詩卷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跋胡琴窗詩卷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跋慧山入詩卷

宋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

壽宗賜趙延康御書

宋陸游

渭南文集

跋查元章書

宋陸游

渭南文集

跋秦君讓帖

跋瘦菊第

跋東坡問筵帖

跋李莊簡公家書

跋秘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

跋法帖二

跋蘭亭樂毅論

跋東坡帖

跋東坡祭陳命墨文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跋董魯直書

跋崔正言所書書法要訣

跋佛智與升老書

跋中和院東坡帖

跋漢隸

跋晁石谷字敏

跋陵陽先生詩草

跋荆公詩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陸游

宋晁補之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歐陽修所書崔白竹後贈漢學

跋化度寺碑後

歐陽修在所取李唐卿篆千字文

跋蘭庭序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後

歐陽修手書周易諸經

歐陽修惠帖

跋張魏公五逵堂墨帖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帖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歐陽書溫彥博碑

跋歐陽書皇甫府君碑

跋歐陽書丹州刺史碑

跋歐陽書遺碑

跋米元暉書畫二

跋陳季休所藏名賢帖

跋馮衍真筆

跋歐陽書更帖

宋晁補之

宋晁補之

宋晁補之

宋晁補之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題吳司謨遺墨

跋石經

跋歐陽石鼓

跋王順伯所藏荆公詩卷

跋海縣錄釋

跋東坡書簡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跋山谷筆蹟

跋山谷帖

跋山谷字二首

跋東坡法鏡帖

跋東坡山谷墨蹟

跋筆中帖

宋洪适

宋洪适

宋洪适

宋洪适

宋洪适

宋釋德洪

宋釋德洪

宋釋德洪

宋釋德洪

宋釋德洪

宋釋德洪

宋釋德洪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盤洲文集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

(未完)

書家逸事

王羲之試獻之筆力

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後之從後製其筆，不勝，歎曰：此兒書後當有

大名，(見馮武書法正傳)

歷代書學論文索引初編

中國書學研究會研究工作計劃大綱

一、設備及搜集

本會爲便利研究起見，將有關中國書學研究之參考材料，儘量搜集，希望成爲國內研究中國書學材料最豐富之場所，其應行搜集之材料暫分下列各部門。

- (一) 研究中國書學之專門著作 根據所編之中國書學專著索引，將所有書目次第搜集完全。
- (二) 研究中國書學之論文 根據所編之中國書學論文索引，將所有有關書學研究之論文，從各家文集或雜誌報章中一一選錄，依其時代性質裝訂成冊。
- (三) 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書學之專著 先編目再逐漸搜集（并函詢關係方面調查）
- (四) 歷代書家傳略與事迹
- (五) 歷代書家年譜
- (六) 歷代書家肖像
- (七) 歷代書家書迹
- (八) 歷代碑志拓片
- (九) 歷代鑄印
- (十) 關於研究筆墨紙之專著與論文 筆墨紙爲書法練習之工具，亦應從材料搜集進而爲分門別類之研究。
- (十一) 前代筆記（如宋人軼事大觀）及小說中有關書學及書法材料之彙集。

(十二) 與中國書學及書法有關之圖片

(十三) 有關之期刊 例如

甲、故宮週刊

乙、書道月報

丙、藝林旬刊

丁、其他藝術刊物

(十四) 研究中國文字之字書

(十五) 新出字之標版拓片

(十六) 研究中國書學及書法有關之叢書或專著

二、研究工作

本會之研究著作暫定為下列各種：

(一) 關於中國文字起源之研究

(二) 關於中國文字變遷之研究

(三) 關於各種書法之研究

(四) 關於各時代書法之研究

(五) 關於各家書法之研究

(六) 關於書學及書法理論之研究

(七) 關於前賢書迹碑版拓片之考證與研究

中國書學研究會研究工作計劃大綱

- (八) 關於書法標準之研究
- (九) 關於書法應用工具之考證與研究
- (十) 關於中國前賢墨迹碑版拓片流傳外國之考證與研究
- (十一) 關於中國書學書法與文化關係之研究
- (十二) 其他之研究

三、編輯出版

本會成立後擬先後刊行下列各種出版物：

甲、書學雜誌 仿嶺南大學之書學雜誌（僅出一期即停刊）及日本平凡社之書道月報。

乙、叢書 整理關於中國書學及書法之舊有材料，編為叢書，舉例如下：

- 1. 中國書學史
- 2. 遼漢以前之書學
- 3. 漢代之書學
- 4. 魏晉南北朝之書學
- 5. 唐代之書學
- 6. 宋代之書學
- 7. 元代之書學
- 8. 明代之書學
- 9. 清代之書學

10 歷代書家傳

11 書學詞典

12 書家姓名詞典

13 書學選編

以上各書家專刊 每一書家刊印一冊舉其要者如下：

14 著名書家專刊

15 王羲之

16 王羲之

17 王羲之

18 王羲之

19 王羲之

20 王羲之

21 王羲之

22 王羲之

23 王羲之

24 王羲之

25 王羲之

26 王羲之

27 王羲之

(一)程濬

(二)程濬

(三)程濬

(四)程濬

(五)程濬

(六)程濬

(七)程濬

(八)程濬

(九)程濬

(十)程濬

(十一)程濬

(十二)程濬

(十三)程濬

(十四)程濬

(三)蔡邕

(六)崔瑗

(九)桓溫

(十二)王羲之

(十五)稽康

(十八)索靖

(二十一)虞世南

(二十四)孫虔禮

(二十七)張旭

(三十)黃庭堅

(三十三)蔡京

(三十六)趙孟頫

(三十九)祝允明

(四十二)鄧石如

(四十三) 伊秉綬

(四十四) 劉墉

(四十五) 張照

(四十六) 陳彝禧

(四十七) 姜宸英

(四十八) 包世臣

(四十九) 何紹基

(五十) 張廷濟

(五十一) 趙之謙

(五十二) 張裕釗

(五十三) 其他書家

15 各時代碑帖校證叢書 以一時代為主，考證其當時之碑帖如：

子、漢碑考

丑、漢石經考

寅、魏志考

卯、隋碑考

辰、唐經二

巳、其他

16 各種碑之碑帖考證叢書 以一區域為主，考證其碑帖例如：

子、河南金石志

丑、蜀碑考

寅、其他

丙、書學文獻 將有關書學之文獻儘量搜集，加以編製成書學文獻叢書。

丁、研究報告或叢刊 將書學及書法各專題研究結果以每一問題成一單行本例如：

(一) 歷代書家生卒年表

(二) 歷代書家地理分配之研究

(三) 歷代書家傳略索引

(四) 歷代書家墨迹索引

(五) 金石文字索引

(六) 書學專著索引

(七) 書學論文索引

(八) 書法標準之研究

(九) 其他

戊、碑帖墨迹之翻印：選印重要精彩之碑帖。

己、編印學生應用之字帖：用教育方法編印適於各級學校學生及民衆應用之字帖。

庚、碑帖釋文之編印

辛、書學珍本專著之翻印

壬、其他有關書學研究之編輯出版事業

四、推廣事業

(一) 書學函授學校

(二) 書學研究諮詢部

(三) 書學人員訓練班或書學學校

(四) 中國書學研究之國際宣傳

四、小學寫字教材及教法實驗研究計劃

甲、研究之目的：根據教育方法從事實驗研究以決定小學學生之適當的寫字學習材料及最切實用之教學方法

乙、研究之範圍：包括下列各部份

一、關於寫字學習材料者

1. 各年級寫字大小之研究
2. 各年級寫字筆之研究
3. 各年級寫字範本之選擇與編訂之研究
4. 各年級寫字格子及紙質之研究
5. 筆順之研究
6. 小學寫字量表之編訂的研究

二、關於教學方法者

1. 臨寫、模寫及讀帖博覽等方法之比較的研究
2. 指導學生執筆方法之研究
3. 指導學生寫字姿勢之研究
4. 學生寫字成績之抽訂與致核的研究
5. 指導學生運腕用筆方法之研究

6 寫字教學過程之研究

三、關於寫字工具者

1 各年級寫字工具之研究

2 用墨之研究

3 用硯之研

丙、研究之步驟

一、搜集材料

1 選購并調查坊間「小學寫字範本」及一般小學現用之寫字範本

2 搜集小學生一萬人以上之寫字成績

3 搜集有關書法學習之重要論文及專著

4 選購適於小學生應用之各種優良毛筆

5 選購各種適於小學生應用之紙張及格子之樣張

6 選購適於小學生應用之墨與硯

7 其他材料

二、特約研究

1 特約附近優良學校「所以為實驗研究之用

2 特約優良小學教師「長於書法者」主持小學各年級書法研究

三、研究問題

根據乙、「研究之範圍」中各個問題分別先後次第研究其研究綱要另行規定

小學寫字教材及教法實驗研究計劃

四、結果報告 根據研究結果編爲下列各種報告：

- 1 小學學生寫字材料
- 2 小學學生寫字範本(包括正楷、小楷、行書三種)
- 3 小學學生寫字筆順之研究
- 4 執筆圖及執筆模型之解說
- 5 寫字姿勢之研究
- 6 寫字結構之研究
- 7 寫字教學過程之研究
- 8 毛筆之研究
- 9 墨硯選擇與應用之研究
- 10 其他寫字教具之研究

中國書學會成立記

中國書學會於本年四月二日上午十時，假重慶兩洋支路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行成立大會，到會者許世英，潘公展，顧三翰，顧頡剛，盧前，劉季洪，吳俊升，章友三，馮密談，謝循初，李清棟，蔣復璁，歐陽賓，高月秋，沈子善，朱錦江等數十人。首由沈子善先生報告籌備經過，大意謂書學爲我國特有之藝術，近年則日見衰落，遠不如日本朝野之努力提倡，有感於斯，乃思聯合國內學者及書家，力挽頹風，于右任院長陳立夫部長沈尹默先生等對於書學一道，均力主提倡，乃有書學會之發起。繼由許靜仁先生致詞，大意闡述中國書學歷史之進展，並主今後各項致試應以書學列爲一項，未嘗日本提倡書學實遠過我國。繼由潘公展先生致詞，主今後應由中國書學會造成新風氣，學校今後考試，應改用毛筆，先由教育部領導下之學校作起，後再推及一般社會。繼由顧一樵先生致詞，大意謂書學爲中國特有之藝術，世界各國所無有，以藝術眼光觀察書學最爲高超，因一般人只知圖畫美，而不知書法美，試看以簡單線條表現書法，既具體，又抽象，界於物質精神之間。所以書法在各種藝術中，亦爲最難，有人懷疑古人何以禮樂射御書數並列，蓋爲文武合一之意。天下太平，無須人人習武，但書法特重視腕力，古人拉弓，亦練習腕力之一法，不學拉弓，而學寫字，亦文中有武之意。寫字時須有正直之姿勢，有類騎馬，故六藝之中書爲以文入武之訓練，文武合一之教育也。因此，證明書學爲中國特殊之文化。顧氏又謂今日之書學頗見衰落，今後考試，應注意書法，請中國書學會籌畫一切，如範本翻印，小學中學定一標準，先從師範生起，不達某種程度，不許畢業，民衆書法提倡，亦屬重要。筆不易得，可効歐母畫款，用水用沙均可。繼由顧頡剛先生致詞，大意謂個人生長吳縣，本爲寫字發達之區域，有機會欣賞前人之書

法。中國近年以來，學生不重寫字，往往字跡不易辨認，如讀三皇五帝之書，如國作匪，不知何據，今後提倡書學，應當開展覽會，故宮博物院所藏之墨蹟，應彙輯印出，分欣賞品與普通品，使一般人得有欣賞機會，造成風氣。宋由盧前先生致詞，大意謂書學除方法外，應提倡書趣，有人一生不寫字，往往一寫即傳，蓋書學不僅為藝術，亦為人格之表現，今後提倡書學，應舉行文獻展覽，及書法競賽，未主以三月三日訂為書人節，一致贊同，最後全體留影散會。

蘇東坡在常州報恩寺板壁作字

東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字幾遍，後竄禍作，坡之遺墨

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紹興間，詔求蘇字墨蹟，時僧死久矣，

一老頭陪知之，告以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陪得洞曹牒為

僧。（見鶴林玉露）

中國書學會近訊

書法爲我國特有之藝術，代表民族文化之精神，歷代學子，均未嘗忽視，唐太宗時，創設書學，並置書學博士，因此士人多工書，當時倭人，且遣學問僧來華研習書法，其盛況殆可想見，宋代編印叢帖，如太宗之淳化閣帖，徽宗之大觀帖，孝宗之淳熙秘閣續法帖，人主提倡既力，故有宋一代，書家輩出，明清以還，書法雖受科舉嚴格限制之約束，然士子對於書法之研究，仍未稍懈，自學校制度興，科目繁多，學子無暇研究書法，近更因鋼筆鉛筆之流行，益不注意本國書法之研究矣，而日本人士對於中國書法之研究，則不遺餘力，中華民族文化精神，所寄託之特有藝術，行將淪入異邦，當代黨國先進諸公，及愛護本國文化之學者與教育家，有鑒於此，因有中國書學研究會之發起，計列名發起及贊助者，有戴季陶、于右任、許世英、吳稚暉、張溥泉、張一塵、陳鶴士、陳果夫、陳布雷、陳立夫、焦易堂、周鍾嶽、賈景德、許崇灝、王伯羣、商衍鎰、沈尹默、余井塘、顧毓琇、張道藩、洪陸東、程滄波、洪爾友、潘公展、顧韻剛、梁寒操、方希孔、張宗祥、柯璜、吳南軒、汪東、劉季洪、彭醇士、梁實秋、朱君毅、蕭一山、顧樹森、趙迺傳、宗白華、蔣志澄、吳俊升、蔣復聰、章益、胡光燾、王東培、陳伯稼、周邦道、張廷休、彭百川、張秉三、商承祚、趙熙、林思進、呂咸、馬容談、曾克端、盧前、潘伯鷹、李清棟、楊仲子、吳景洲、馮飛、靳志、朱濬、沈子善等一百五十餘人，并奉教育部之命研究會設會所於北碚蔡錫路五十一號，由總幹事沈子善負責推進會務，該會成立以來，除進行教育部委託之中小學書法教材教法及寫字範本等研究工作外，更努力於下列各種工作：（一）加入教育部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會舉行書展；（二）編印書學雜誌；（三）籌編書學研究叢書；（四）編製書學專著索引；（五）

- (編製書學論文索引)；(六)舉行書學研究專題講演；(七)搜集并保存淪陷區域有關書學研究之資料及文獻；(八)研究并改良書法應用工具；(九)登記并介紹長於書法之人才。

宋徽宗觀賞米芾作字

徽宗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

硯匣，玉簫紙，召米書之，上映簾觀賞，命塗守道相伴，賜酒果，米反繫袍袖，跳躍便捷，

落筆如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即以御匙擊硯之屬賜之，

尋除書學朝士。(見錢氏私志)

編後記

右籍書學論文凡十八篇，溯自本會肇基伊始，即從事籌編新刊，迄與讀者相見，前後歷時蓋六閱月矣。關於書學研究之專刊，日人固早有之，至中土嶺嶺南大學曾一度草創外，蓋未之先開，此本會之匪謀刊行之也。按學術之道，非集思無以開發，非溝通無由集思，專刊印行，溝通思想之唯一途徑也。

致書學一端，爲我國特有藝術，徒以倡導無方，漸感消沉，實我民族文化上之千載隱憂，非一時一地之問題已也。

七七軍興，河內騷然，士子星散，冊籍淪亡，學術蘊藏頗有頽於歇絕之勢，推敵人之用心，固處處在亡我文化，蓋鑿甲利兵有形之武器耳，學術思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其潛在力數，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有不容加以摧毀者，幸我上下人士，早鑒及此，不惜犯萬難以延續此大中華民族之文化也。書學一道，爲我民族文化上之一環耳，本會推行書學事業，萬端待理，而舉行新刊，亦本會事業中之一環耳，值此物力艱巨期間，本會冒艱苦致力於此，期臻完善，爲學術獻棉薄而已。創刊之始，承國內耆宿學者，不我遲棄，惠賜巨製，不徒本會銜感，乃諸君子以積學之所得，於我民族文化前途殫其生機，厥功之偉，初不在荷槍實彈之前線將士下也。本期承商承祚先生擴充校勘，封面承高月秋先生雙鉤製版，極爲感謝！因印刷困難，篇幅有限，已收各稿，未能全部刊載，毋勝歉仄，是爲記。

編者誌

歐陽克無先生精研佛法，兼擅書學，本刊發印之初，先生多所鼓勵，并允轉載其所著「歐歐元明以來書法」一稿，評傳大觀跋一文，今本刊尚未問世，而先生道歸道山，實不勝其感嘆也。

編者又誌

書學雜誌徵稿簡則

- 一、本刊以闡揚中國書學並進世界書學為宗旨。
- 二、本刊徵稿範圍暫定如下：甲、中國文字之研究與整理。乙、中國文字之源流。癸、文字之研究。丙、中國書法之研究。丁、中國書法之源流。戊、中國書法之研究。己、前賢鑒賞碑版拓片之美證與研究。庚、中國書法標準之研究。辛、中國書法教育之實驗報告。壬、中國書法應用工具之考證與研究。癸、外國人士對於中國書法研究之消息與實況。
- 三、來稿須用方格稿紙繕寫清楚并加句讀，每篇以不逾一萬字為準，特約稿不限。
- 四、不合用之稿，如附足郵票當即寄還。
- 五、來稿請註明投稿人姓名及通訊地址，稿上署名由撰稿人自定。
- 六、來稿經刊載後，曾以本刊為例。
- 七、來稿如蒙有朋友之必要時，當將原稿寄還，請撰稿人自行刪改。
- 八、來稿請掛號寄四川北碚蔡錫路五十一號中國書學研究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出版

書學 第一期

每冊定價 湖紙二十五元 川紙十六元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中國書學研究會

北碚蔡錫路五十一號

主編者 商承祚

沈子善 朱錦江

發行人 王君一

發行所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

印刷者 軍政委員會印刷所

9

002213

(1)